揅經室續集

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揅經室續集

三

阮元著



中華書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揅經室續集卷六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獵心喜擬作二首紅梅驛探梅十三元韻

消息梅花又幾番。半關驛路認開元。聖朝丹荔無飛騎。此地紅林有舊根。十月早濃鋗嶺色。一枝遙寄夕陽痕。九齡祭使曾停頓。無復鵑音萃墓門。

羊城鐙市九青韻

海鼇雲鳳巧瓏玲。歸德門前列彩屏。市火蠻賓餘物力。豐年羊穗復仙靈。（前年火災。洋市甚損。今年復盛。年穀亦豐。）月能徹夜春先滿。人似探花馬未停。見說瀛洲雙客到。書窗更有萬鐙青。（時狀元林召棠。探花羅文俊皆歸里。）

西齋

督署西南隅。有老屋五楹。時虞其傾。然稍搘之。擇其中二間埽除之。尚可坐也。於是名之曰西齋。齋之北植四柳樹。又牆北牆東皆有老榕。橫蔭數丈。百餘年物也。齋南地廣七丈。輪八丈。右有二楮樹相倚而生。而交相讓。所謂讓木者非歟。讓木南築甎臺。高三尺。方丈許。花晨月夕。頗可坐臺

南一畝地盡種菊。臺之東南。又築一臺。高二尺。方二丈。此臺與樹遠。無翳更得月矣。舊牆相圍。不加粉飾。自有蘿薜纏之。牆之內以竹爲籬。使露葵扁豆牽牛子施之。臺東北之隙地。多紫薇桂荔槿蕉之蜀齋西廊外。又有地二畝許。結一小亭。亭南有小井。周植弱柳十數株。柳下皆爲田。以種雜蔬早韭晚菘紫茄赤莧之屬。頗供剪摘。偶于暇時過此。課花看月。煮茶烹蔬。頗清靜矣。惟不能酒耳。

古人洛園詩。花竹秀而野。惟野乃有情。繁麗胡爲者。西齋本老屋。措拄此頹廈。薜荔上緣牆。榕楮低遮瓦。墾治數畝田。所妙在聊且。端溪七研山。名向星巖假。福以端溪大研石七。出立爲小山。題曰小七星巖。並識曰。此七石皆自端溪研洞外來。洞外之石。爲研則粗。立爲列巖。以肖端州之星巖。令老研工刻于第七石。蔬學老圃鉏。籬似村農社。色宜秋菊淡。香可茉莉冶。公餘看灌園。井汲畦水瀉。行廚有眞味。采摘供菜把。我本不能酒。一飯却杯斝。我不解絲竹。花木亦陶寫。埽逕暑氣淸。門靜設行馬。石壺注甘泉。新茶注苦櫝。有茶坑研石。福鑿爲茶壺。茶本作荼。爾疋曰荼苦櫝。觀槿朝日升。折葵夕露下。晚來待明月。鐙燭涼欲灺。雖非杜曲閒。差比平泉雅。樂志詎在多。安寄足瀟灑。

唐荔園

紅塵笑罷宴紅雲。二百餘載荔子繁。十國祇知漢花隖。晚唐誰憶咸通園。咸通嶺南鄭節度。風流曾見詩人言。（文苑英華。曹松南海陪鄭司空遊荔園詩云。荔支時節出旌斿。南國名園盡興遊。亂結羅紋照襟袖。別含瓊露爽咽喉。葉中新火欺寒食。樹上丹砂勝錦州。他日爲霖不將去。也須圖畫取風流。）曹松陪遊老文筆。丹砂濕濕霞軒軒。前此英詞接扶荔。曲江一賦傳開元。（張曲江集有荔支賦。）荔香曲破妃子去。貢騎不復馳中原。後此年年荔支熟。那堪屈指巢與温。（黃巢。朱温。）桑田有改荔林在。隱巖得地皆唐恩。茉莉不強牡丹勝。（清異錄。南漢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後鋹面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搢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昌華廢苑成荒村。方今承平嶺海盛。夷賓十倍唐崐崙。（舊唐書林邑傳。林邑國。在交州南千餘里。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玉海王方慶都督廣州。廣州南海舊有崑崙舶市外區珠琲。秋豪無所索。）貢獻屏絕尤物賤。百蠻共仰朝廷尊。節使公餘但綏帶。荔灣一任開園垣。士民競赴半塘社。（廣東荔支社以食多者爲勝。勝則稱荔支狀頭。少則罰飲酒數大白。）家家畫舫傾芳罇。燕脂林外立白鵠。芙蓉塘底飛文鴛。所惜遊談但南漢。何曾買夏唐園論。（蘇東坡荔支詩云。買夏欲論園。）劉家暫竊枝與葉。豈知本是仙李根。曹詩歸然見文苑。古園不泯因詩存。喜從新構得陳迹。社詩千首題園門。（近日民間詩社。有唐荔園詩。累至千餘首。）詩人精魄自千古。

一亭便可乾與坤。更向夢徵追老杜。試擘重碧輕紅痕。杜工部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詩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今南海邱氏荔園卽唐荔園也。有擘荔亭。

唐荔園記　男福

廣州城西荔支灣。舊謂劉漢昌華苑。福謂不然。蓋植荔非十餘年不實。實矣非數十年不繁。僞劉僭竊。龔乃大侈。計龔至鋹。僅廿年耳。而紅雲宴已特開。則荔林非始於劉可知矣。文苑英華有唐曹松南海陪鄭司空遊荔園詩云。葉中新火欺寒食。樹上丹砂勝錦州。所謂南國名園已具紅雲之勝概。然則昌華紅雲。卽因荔園故址爲之耳。曹松者。唐詩紀事以爲舒州人。字夢徵。學賈浪仙爲詩。天復初年。七十餘。始及第。松遊廣州作詩。當在天復之前。咸通之間。距鋹宴八十餘年矣。唐末鄭氏鎭廣州者。一爲從讜。一爲愚。從讜節度嶺南。在咸通末年。愚鎭嶺南兩次。在從讜前後。兩鄭皆拜平章。其年與松皆相合。然從讜滎陽人。愚卽嶺南人。松詩有他日爲霖不將去之句。則司空爲從讜無疑。又考唐書表傳。從讜節度嶺南。在咸通十三四年。至廣明元年。節度河東。始加檢校司空。松詩題司空者。文人詩藁。從後改寫。亦往往有之。愚固未嘗檢校司空也。夫以唐咸通詩人唫宴之地。豈不甚可傳。乃獨使劉漢首稱之。何可哉。近年荔支灣中。有南海邱氏所構竹亭瓦屋。爲遊人擘荔之所。外護短牆。題曰虬珠圃。福惜唐迹之不彰也。因更名之曰唐荔園。蓋以文人所遊樂有古迹。迹之最古者。當溯而著之矣。

種沙摩竹于西齋。大人自注。沙摩竹根蟠節大。翠綠可愛。一年生三番筍。節上復生小筍。種者斷竹留節橫埋于地。活即生筍。三年後高二三丈。蓋大而易生之竹也。太平御覽引嶺表錄異。名沙摩竹。今土人則稱爲馬尾竹。

沙摩大竹如玉碧。一夜雨雷抽一尺。猫頭桂海虞衡志。猫頭竹質性類筋竹。陳師道詩。秋盤堆鴨脚。春味薦猫頭。初破土花肥。籜龍頓礙風林窄。久看老節成拱把。那復高枝許扳摘。年來種竹瘦可憎。得此蒼筤一當百。我昔小隱深篁中。道是人家非我宅。此齋忽挺十百竿。靑士綠卿竹名也。左右席。一椀淡黃茶正涼。五月輕紅荔初擘。若教稽事報平安。聊可筠心近泉石。他年儻有山公來。定識林間曾阮籍。

題小瑯嬛畫付福兒乾隆五十七年。孫淵如年伯爲家大人題篆扁曰。小瑯嬛仙館。家大人刻詩略時。删去小字。今轉以有小字之館名。并畫賜福。

金碧霞城護洞天。竟名此地小瑯嬛。我家經室但迂叟。何處石樓成列仙。舊榜偶因朋友贈。新名預兆子孫傳。謾聞祇似伊家記。不願兒曹說茂先。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山如海上駕金鼇。跋浪騰雲勢太豪。霸氣欲銷千里遠。神樓須壓五層高。古人頗盡經營力。來者何辭匠作勞。聖代年逾周代久。此城永不有陀囂。樓明初建。云以厭霸氣者。

西洋米船初到 以前關使者慮短稅不肯行。家大人力行之。

西洋夷船來。氈毳 大人自注。即呢羽毛。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甚珠玉。持貨示貧民。其貨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大人自注。僅有內地平價之半。曷不運連舶。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大人自注。余奏免米船入口船及米之稅。仍徵其出口船貨之稅。蒙允行以後。如米船倍來則關稅仍不短。米舶來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常平。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稅亦足。以後凡米貴洋米即大集故水旱皆不饑

題杭州詩僧嘯溪詩卷

杭州南屏壑庵有僧廬。在竹林最深處。詩僧小顛居之。余昔在杭。嘗遊其間。小顛能詩傲物。與一時名流相接。余題其室扁曰七代詩僧精舍。蓋小顛以上居此者皆詩僧。至小顛七代矣。或曰。詩傳七代而無名。今余名以七代。豈以後將失詩傳耶。余爲之憮然。余去杭後。小顛沒。其弟子嘯溪復能詩。不失其傳。嘯溪昔來粵爲羅浮之遊。甲申又至。并以詩一卷相示。余因題其詩卷。嘯溪以後。永傳詩弟子。則余詩爲公案。而詩鐙二字。亦成故實矣。

漫將衣鉢說南能七代詩傳百代僧鐘後月前明不斷南屏深處一詩鐙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 癸未春大人兼攝撫篆嘗于生辰避客撫署東園竹林中有竹林茶隱詩甲申冬闢堂于粵秀山以課士取拾遺記何邵公學海之意以名其堂今乙酉生辰又來避客煑茶于此

又向山堂自煑茶木棉花 堂外大人植木棉花十餘本 下見桃花 堂中諸生植桃花百餘株 地偏心遠聊爲隱海闊天空不受遮儒士有林眞古茂文人同苑最淸華六班千片新芽綠可是春前白傳家 白香山茶詩云綠芽千片火前春溫庭筠採茶錄樂天有六班茶大人生辰與香山同日故末句云

三水縣行臺書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樓 樓爲道光四年正月建大人名之曰三十六江樓幷撰記略云廣東三水縣江上行臺建自前明嘉靖間彼時兩廣總督駐梧州而肇慶廣州亦皆有行署三水行臺在肄江之北岸魁岡墖之南浮石之西爲廣州肇慶往來適中之地此地據西北兩大江會合之處距海非遠山水沈雄地氣靈秀門上有樓可以遠覽爰名其樓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湞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廉江、湟江、政賓江、著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覽江、牂牁江、柳江、灕江、鬱江、潯江、西洋江、洛靑江、馱蒙江、黃龍江、橘江、荔江、藤江、繡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蠻江、蕉花江、武陽江也

滔滔三十六江流齊到行臺古渡頭學海迴瀾動浮石 三水縣志縣東偏在肄江相傳石中舊有寶鴨隨水浮沈後爲外國貢客繫去 魁岡 三水縣志在城東南形如圓珠舊名龜岡後改魁岡建墖其上 佳氣起高樓久無羽檄催傳箭爲採風詩暫泊舟手把新書 時學海堂集甫刻成 授多士風帆送我又端州

乙酉春宿端州閱江樓四夜

端州四度閱兵來。（大人戊寅十月巡閱肇慶督標兵。越庚辰癸未乙酉凡四閱。）今日春光晴後開。著眼無非好山水。高眠難得此樓臺。衙前嵐氣涼如雨。枕底江聲隱似雷。迴憶昔遊何處勝。祇曾一榻臥天台。（庚申大人有宿天台上方廣寺詩）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謁坐學海堂。因題。

夙好在詩書。高情屬雲岫。峨峨粵臺山。盡啓南海秀。層巖三疊成。（學海堂在山中層。啓秀山房爲上層。至山亭又在上。）古木百年茂。（此巖谷間本有老樹數百株。綠榕紅棉之屬。交柯接葉。堂成。諸生等又栽雜花數百株。）堂開古木中。木讓乃肯構。（就其山麓稍平之地爲堂。堂向東南。芟木數株。乃讓出堂基。）堂前獨宏敞。山海得奇觀。（坐堂中。遠見百里山水重複。上雲下海。三墖參差。風帆葉葉。隨潮從獅子洋來。）堂後倚碧岑。清樾密雲覆。翳薈與繁柯。夾蔭堂左右。海月出黃昏。新涼滿晴晝。山水湛清華。動靜驗樂壽。炳焉有文章。壯麗復沈厚。山房在翠微。精舍頗不陋。到此林更深。軒戶殊氣候。最高結笠亭。望遠又明透。隨山爲繚垣。萬綠園一囿。堂房易於新。樹石難此舊。何由新耳目。還以古籍授。

賦得中秋上弦月（得中字書院課士作）

西月平秋色生。明月正中。二三分漸滿。八九夜當空。桂魄猶藏半。銀河恰在東。房心剛掩映。箕斗欲朦朧。縱未全開鏡。眞如已挂弓。玉弦邊門角。銀箭漏敲銅。珠海宵潮減。羊城瑞采融。壽星南極近。祝嘏萬方同。

西齋有欹廊將傾。徹而新之，且安茶竈

搘起欹廊得五楹。破牆修好著茶鐺。却從樸略粗疎處。聊寄消遙澹定情。柳徑不因邀客步。菊田還爲種花耕。依稀耆舊鄉祠外。棖觸秋懷是弟兄。大人自注。墓陳兄議拓小圃於北湖耆舊祠西。未成而卒。福案。墓陳伯諱嗣琳。今年夏卒。

西齋茶廊坐雨

西齋靜似野人家。小坐常宜散晚衙。廊接五楹排雜樹。窗開兩面見秋花。風須颯颯涼纔透。雨縱瀟瀟聽不譁。好使樵青燒石銚。嫩黃閒試六安茶。大人喜啜六安州茶。

遊花田翠林園

茉莉開初歇。秋田菊又黃。林巢生翡翠。池渡野鴛鴦。埋玉香成土。栽花土亦香。何須問園主。自看碧篔簹。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朝京還過此。病足已三年。稍得秋風健。重來峽寺前。扶筇登截壁。跂石聽飛泉。一飯惟閒坐。何庸肉食禪。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圓暈數層。莫知造物之理。鐫詩代銘。

千年老蚌化爲石。中有珠光暈圓白。南海方諸生古魄。弄霏更向淮南夕。太極圈成點周易。研中物理煩君格。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減從巡行。殊爲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遙看山色而已。

六次羅浮山下過。不曾去問鐵橋津。祗因俗吏能留我。未免名山屢笑人。胡蝶聊同故園夢。梅花豈向達官春。轉因天界三峯遠。離合煙雲更有神。

惠潮海邊四詠

薯畦

花蔓滿寒畦。甘瓜地中結。(俗名地瓜)穲穲抵晚秔。緜緜勝生䟕。(秋冬之嘗。收抵晚稻。)

鹽塭

漉沙鋪萬池。搆白何皎潔。冬海暖如春。聊以當南雪。(粵鹽由曬而成。其灰池俗名爲塭。)

蔗林

高蔗若蘆林。霜譜甘且白。海外多棉花。有無正相易。(兩粵不種棉花。棉花皆自西洋來。而蔗田糖霜出海者甚多。交易相等。)

榕村

村村有大榕。一榕蔭數畝。愛此村中人。冬溫夏無暑。嶺南多暑。春秋皆熱，多借其陰。即冬日偶寒亦足禦風。

乙酉仲冬望日。閱碣石鎮水陸兵。全海肅清。夜看海月。

我看月圓幾百回。何曾看月海上來。也曾兩度涉滄海。月黑水深雲不開。碣石南邊無石處。再欲南行行不去。樓船直跋岸根來。馬足蹴濺浪花駐。東海蒼茫月已高。西海朦朧日初暮。此時冬半暖如秋。碧海青天汗漫遊。萬里絕無山礙日。三更況有月當頭。當頭月照山頭碣。海光如鏡潮如雪。今夜天空水亦澄。昔年氛惡常侵月。風伯曾分交阯平。水仙終在溫州滅。漫言清晏不揚波。一萬犀軍還荷戈。月當盈處常愁缺。如此滄洲傲若何。

過豐湖書院

行過豐湖上。如遊隱士鄉。橋通釣魚艇。山抱讀書堂。竹影皆依水。蕉陰亦滿牆。幾人來寓此。足以散清狂。渾次主講。皆致仕者。

過寒婆徑

泉石清涼雲霧深。非風非雨氣蕭森。世人春夢知多少。須向寒婆逕裏唫。

揭陽策騎

海潮吐霧山含烟。近山遠山靑氣連。日色欲出猶未出。扁舟已渡揭溪前。溪前沙路緣山脚。竹外山桃破紅蕚。衰翁久不據唫鞍。一鞭聊抵閒行藥。大人自注。余自崐崙關策騎後。今數年矣。

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

厚民湛深經籍校勘精詳因昔人云書不飽蠹魚不經俗子誤改書之福也因以名樓

古書有古義。後人每未詳。俗子作聰明。何妄下雌黃。少見多所怪。以不狂爲狂。石經在開成。據宋已改唐。今石經顚車馬衣輕裘輕字等處皆後人妄添碑跡可見。孰知據明監。更改金陀坊。大人自注。乾隆間奉敕摹刻岳板五經甚盛典也。余校石經時。見其誤字。反與明監本同。大疑之。及訪之。始知原摹不誤。後爲武英殿校刻之人所倒改也。嚴子精校讎。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目始一行。大人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眞能讀書也。人有讀書福。書福人亦康。書樓畫爲册。樹石雜縹緗。北齊勘書圖。今復見錢塘。厚民比古人。遵明其可方。勘書圖始於北齊。遵明謂齊儒徐遵明。

檗經室續集卷七

丙戌

丙戌春。余爲粤西閲兵之行。六月移節滇黔。九月到滇。十二月。復有開化閲兵之行。是年水陸行一萬數千里。得詩數十首。爲一卷。錄寄揚州。題曰萬里集。

漱珠岡萬松山上。建漢楊子祠。

舊聞丁卯許家詩。南海雲飛東漢時。五鬣長松今萬樹。我來應建孝元祠。楊孚。漢議郎。嶺南學人之最古者。

焚香

嶺氣已鬱蒸。海氣復鹹溼。城居嶺海間。那不愁厭浥。況是春氣早。細雨洩雲汁。久坐倘無聞。所苦出復入。拂菌醭已浮。攬衣腥更襲。年來脚受病。頗困行與立。礎蒸壓同潤。黱霉鼻惡吸。快掇薰爐來。爇炭呼火急。海南香尚多。價賤用易給。速結初試拈。沈水亦可拾。斑輕飛鷓鴣。涎重起龍蟄。逐使一室中。燥氣滿相裛。且讀葉香譜。莫繙脚氣集。

自陽朔溯桂林再題陽朔奇峯圖卷

九曲灘如折坂登灘江山勢又崚嶒夜來增造萬千級西去城增十二層員嶠方壺隨地起側峯橫嶺向空淩荊關董巨多名筆如此離奇彼未曾

粵西舟次題周夢巖學使評梅山館圖 周編修作楫江西泰和人小門生

山館超然遠俗塵翰林且置晝中身要知疎野高閒趣纔是淸華貴重人花在故鄉思快閣 泰和有快閣見黃山谷詩 圖隨官舫過昭津 平樂有昭津 林泉鼎鼐休誇說儘把寒香詠好春

題潘紅茶封使富良江使槎圖

越南列藩服接粵西南陲江山旣修阻人物亦安熙嗣王新襲位請命國乃治帝錫以誥敕天書煥文詞皇皇天使節特命潘公 恭辰廣西按察使 持浮槎富良江嗣王肅威儀恩波沐浩蕩雲樹增華滋憶昔卅年前新阮 謂光平 入覲時華髮被繡服我曾及見知 乾隆間阮光平入覲大人曾見知之 其子 謂光纘 益不肖其臣盜乃爲連年入閩浙擊伐勞我師庚申夏六月我乘風擊之船盜全喪失其國遂更衰 光纘昏庸益甚其巡海總兵四員駕船破來閩浙爲盜嘉慶初年所謂艇匪是也嘉慶庚申六月大人乘風縱兵擊

之於浙海松門。船盜沈溺死數千人。總兵四人溺死者二。獲總兵倫貴利戮於杭。總兵耀斬於台。餘皆就獲。片帆無返者。帝擲所獲四總兵印文及數以責光纘。光纘上表謝罪。其國由此大衰。舊阮起農耐。收復其舊基。阮光平爲新阮。今越南老王阮福映。乃黎氏時舊阮。栽培與傾覆。帝德皆無私。名藩列南服。新政善創垂。嘉慶時舊阮滅光纘。帝即封農耐舊阮名福映者。爲越南國王。今所封王。乃舊阮王嗣子名福晈。嗣王亦恭恪。請命不敢遲。洸洸潘使者。說禮還敦詩。文明耀桂海。温肅兩得宜。試看此圖內。江水何瀰瀰。一槎天上來。南極星辰披。濃花復細雨。待立滄海碑。

桂林東郊耕耤田

粵西春比粵東遲。禁火餘寒入古祠。石壁嵐光生翡翠。水田天影凍玻璃。因知桂管催耕雨。也似江南布穀時。好是農安邊徼靜。一郊新綠轉青旗。

沿紅水江至遷江縣。宿東軒。春月甚朗。十年中三宿于此。皆見明月。因題曰寓月軒。

一江瀉紅浪。四山森翠微。薄暮入巖邑。小駐停勞機。行館正春暖。東軒猶夕霏。茶盤雜藤葯。瓦盎香薔薇。樹晚杜鵑響。廊暗扁蝠飛。清風甫移榻。皓月來款扉。光迎粉壁滿。影入朱闌圍。鬱中烟晦易。月色晴霽稀。三度此寄宿。徹夜皆清輝。呼童舉書燭。豪墨試一揮。

行過遷江古之瘴鄉。今雖瘴少。然氣候殊不齊。

非霧非烟山氣半晴半雨雲光風勢或凝或散天時乍暖乍涼行過沙路石路間有草香藥香莫少莫多茶飯勿單勿厚衣裳

閱邊

襲土州官靜守邊山猺耕讀亦安然今斷藤峽內外猺村全入保甲爲民猺民有讀書者由來盛世恩威久遠勝前朝寇亂連細雨春波出藤峽閒雲落日望思田如今若問岑家事拜職孤兒十六年前明岑氏世代禍亂岑猛蘇受之事雖經陽明親定旋定旋亂今田州岑錦本遺腹孤兒十六歲大人題請襲職無手者

吸茶

葉暗桄榔孔雀飛萬山潛蟄起春雷鬱江新漲綠如酒此水能無飲一杯

邕江舟中

邕州古巖疊據江以爲塹五管此最遙按部駐亦暫勾當軍事畢江船欲東帆論程倘逾千計月已盈三十萬大硯山兩岸排成砌參差誰位置玲瓏匪雕鑿絕似金錫鎔猝投寒水醮遂使天工成不受人力欠空洞能藏舟通罅亦繫纜巖怪心屢驚穴多目費瞰屏列濡蒼翠深青或揚紺吾鄉得其一唫者必泛濫歎此奇峯多鬱荒自埋陷屈指古畫家未見亦可憾歸途抵勝遊已足係思念況有木棉花千樹極紅艷

野廟鷓鴣啼。深林苦竹暗。落日西山平。春風一江滄。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卽寄野雲山人。

我初聞蘇齋。翁公方綱。是聞凌氏說。凌氏仲子。學于蘇齋。乙巳丙午間在揚州。及我入翰林。公秉學使節。山東我代公。大人授山東學政。接公任。石帆亭上別。居杭又數年。公詩自緝綴。寄來前數集。刊校始于浙。刊成庋靈隱。書藏由此設。兩家詩卷中，言此頗親切。我重入翰林。此事遂中輟。蔣氏來嶺南。後集續刻鍥。礪堂相國。爲公門生。督粵時又刻其後集。六十有六卷。十七集臚列。暮年續一集。四卷李所擷。公小門生李彥章。又刻其末集四卷。去年洛陽紙。棕墨新印刷。於是復初齋。詩乃全無缺。書藏與朝鮮。寄去情勿竭。憶昔庚辛間。缺與野雲挈。紅塵足不到。常向蘇齋謁。談經兼論詩。金石緣亦結。石墨書樓中。摩挲遍碑碣。有時坐詩境。詩言落玉屑。有時石畫軒。山雲贈怡悅。東郊古寺遊。拈花聽僧偈。王秋潞水詩。棚向亦園折。丙冬復相見。暖室畏寒雪。爾時公漸衰。則亦嗟大耋。公遽歸峨嵋。遺集今悲閱。集中惠我詩。一一字不滅。十卷金石錄。小印爲我劖。欽州竟無詩。詩筆從此絕。大人以漢監金石錄十卷寄公題識。公作詩並刻寄小印。且云。欽州魚山馮氏家有金帙可借摹刻之。訪於欽州。無此書。公此詩後祇有銅尺詩一首。遂絕筆。好古久同心。敢比老彭竊。鐙江春夜船。老眼一鐙瞥。

祭馬伏波將軍廟畢放船下橫州大烏灘

百里奔流抱山轉。山麓磯頭抗神殿。棉紅榕綠江春深。溪澗香毛鼓鐘薦。羣舟敲鉦齊下灘。架櫂挾篙如待戰。怪石如林堆水面。水與石爭浪花濺。灘底埋山不可見。惟見沸騰亂渦漩。灘師昂然坐船頭。指點從容色不變。四時水石猜高低。總避石鋒尋水線。櫓枝一撥柁捩鳴。折出龍門（灘下石隙之名。）激如箭。水強舟弱舟自搖。搖動篷窗作寒顫。津吏送我似目愁。我喜下瀨飛橈便。灘遙石盡春江平。躍鯉猶驚掠波燕。（廟中藏伏波將軍小印。伏波不止馬一人。但印則眞漢物也。）

潯州道中

鷓鴣天氣半晴陰。野路荒江取次吟。新漲綠齊芳草岸。夕陽紅助木棉林。雲歸巒洞開還合。春入猺邨淺復深。差比陽明多逸興。思田行過又邕潯。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千里青山百道舟。合流一峽在端州。會齊萬派淸泉眼。潤透三巖膩石頭。靈障磨開天不惜。慧根鑿破附應愁。羚羊有角成何迹。莫向詩禪捉摸求。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木棉花過看桐華。（潯州滿岸木棉。梧州滿山桐花。）一路桐華看到家。萬疊青山千折水。好春才去卽天涯。

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積雨甚涼。甘漿欲迸。學白沙就樹噉荔法噉之。

東堂栽荔已三年。雨後甘漿曉最鮮。就樹噉鮮原有法。不妨竟學荔支仙。

那堪七日馬鞍馱。一日離枝變已多。如此須臾眞不離。色香與味問如何。

奉命移節滇黔濱行拜天后宮

自我領封疆初出卽籌海。浙粵東復南。于今十七載。目覩鯨波平。扶桑發鼂彩。交南與泰西。國威動眞宰。至誠雖感神。自懼晚節改。頓首湄洲宮。庶幾寡尤悔。

檢書

十載居嶺南。積書數十架。茲爲南詔行。安得全棄卸。戚友可以別。此事豈能罷。損之又損之。已勞四牡駕。兒曹復好事。豐碑載泰華。（余請餞雙碑以行。）滇池雖控夷。內政頗淸暇。正宜理陳編。靑鐙坐淸夜。思書若無書。未免動嗟訝。彼鮮藏書家。一瓻安所借。琴鶴欲相隨。莞爾可辭謝。

劉樸石（彬華）何湘文（南鈺）謝里甫（蘭生）胡香海（森）張棠村（業南）李繡子（黼平）諸書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圖詠送別題答一律。

幾年嶺表慮先深。得暇纔遊儒士林。是非須實事。讀書愚智在虛心。汲投淵海古修綆。氣盛衣冠朋合簪。此後懷人各何所。半看圖詠半登臨。

別醫者范素菴濬

四年病脚氣。兩足殊支離。豈無千金藥。豈無三世醫。奈此溼與熱。兼之勞且衰。不劇已爲幸。安能有痊期。君恩念老臣。移節居滇池。彼間不寒暑。貂葛無所施。彼間不卑溼。高燥如京師。即使自乞郡。亦惟此地宜。范氏送我行。遠過端江涯。爲言相別後。當是去病時。

避暑

路出蒼梧中。節氣過大暑。川途已苦熱。況復日當午。近岸得茂林。離落成小圃。修竹高踰樓。老柚密如戶。可識綠陰中。幽翳勝棟宇。願涼風暫清。計日暑將處。西山暮起雲。挂帆向前浦。欲添溪上波。須聽今夜雨。

舟過廣西陡河謁分水神廟

峨峨海陽山。一源分兩溜。南與南海通。北與湘湖湊。陡河三十六。設牐不使漏。我來欲溯之。迺逢庚伏後。安能陸盪舟。來朝馬將走。俄看風轉帆。油然雲出岫。涼雨漫天來。入夜遠且透。漲發大榕江。津吏啓河竇。壓水舟尺許。水今二尺厚。若到天平間。勢易轉河右。山靈更示奇。巧待入陡候。烏雲天際垂。復令秋雨逗。

又聞四月旱。禱雨得神救。古祠林樾清。平野稻花秀。我今逾嶺脊。順流行更驟。回首謝山靈。豈非得顯佑。

泊舟浯溪登居亭

桂舟下湘水。又來著浯溪。欲試兩脚力。故尋十載蹊。蠟屐漸相得。居亭殊可躋。漫叟舊祠宅。野衲重招攜。嘉慶廿二年。大人過此。題名壁石。亭外有次山祠宅。舊僧尚在。再讀中興頌。還拂山谷題。碑頭走螺蠡。臺角鳴螗蜺。高林暑猶熾。截壁日易西。安得涷雨洗。待看湘雲低。

湘江村舍

湘山如翠黛。湘水如碧玉。巖下有居人。林深不見屋。落落百尺松。陰陰萬竿竹。竹密一徑空。照見人皆綠。況有流泉聲。清冷比琴筑。如此山居幽。其人定無俗。笑我坐篷窗。秋陽正相曝。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三湘水鬱蒸。衡山降雲雨。直將嶽頂寒。下洗人間暑。剛風激低雷。涼氣落平楚。餘雷煽殘夜。曉煙迺前浦。天北暫放晴。明霞半軒舉。時於金碧中。恍惚覓岣嶁。岣嶁不可見。朱陵祕靈府。昔登祝融峯。纖雲捲秋宇。今來苦炎熱。秋陰蓋天柱。或雲或不雲。各如所願與。

日出洞庭湖

日出洞庭湖。蒼茫坼楚吳。星河隨夜去。雲夢入天無。曉色非南海。鄉心比具區。秋帆向沅浦。猶恐失東隅。

夜泊

新秋沅水上。向晚泊輕航。岸草萬蟲響。山松纖月涼。心依清夜永。夢繞楚川長。北斗天邊近。遙遙思帝鄉。

八月七日又泊

愛此秋船月。清光逐夜添。特移欹几燭。盡捲壓窗簾。露氣沈沈淨。風漪細細恬。絕勝官閣裏。煩熱閉深嚴。

過會同

近夜中秋月。沅州與靖州。山圍百巒靜。月照五溪流。黔水連疆去。吾家舊績留。昔年受降處。八十六回秋。乾隆五年秋先曾祖征苗由沅進兵十戰皆捷降者數千人

沙岸坐月

秋月明如晝。江沙白似霜。停舟催晚飯。登岸坐新涼。地喜離卑溼。途非慮阻長。惟思各兒女。五處共清光。計此時伯兄在京福行至桂林季弟行至贛州叔弟及妹在揚州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壺中九華韻

羅浮海上合雲峯。又逐天風向遠空。已掠桂梧過嶽麓。又飄蘭芷入黔中。雲能化石山形覆。石復成雲水

氣通。惜未東巖看瀑去。祇聽幽澗漱玲瓏。

過清鎮安平縣

山阻舟車廢。谿深阡陌長。荍花秋雪白。稻葉晚雲黃。穀賤農翻拙。蠶興織已忙。教民栽橡栗。竟欲抵柔桑。今秋稻大熟。有一根雙穗者。長六尺。一石米僅值數百錢。因舟車不便。不能遠出也。近年鎮遠貴陽一路。仿遵義橡葉飼蠶之法。廣興絲織。民計少饒。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朝朝盡繞青山走。已有文書到心手。忽然直上老鷹崖。驀想今朝是重九。老鷹摩霄下晴空。危巢卽在懸崖中。此間祇許飛鳥過。何年人跡西南通。百丈一盤十丈一折。愈折愈高且盤且歇。負牽雙引竹輿竿。石火迸生馬蹄鐵。衰翁頗羨據鞍人。廿里高崖竟登越。大人自注馬伏波據鞍年六十三余今年六十三雖不健然可稱翁矣 登高難遇重九時。重陽難得登高詩。今朝無意巧相併。作詩應寄家人知。此間峯巒遠比嶺南大。節候未較江南遲。皇華一洗園圃氣。野菊挂崖開瘦枝。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爲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薄暮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我入滇池數千里。載萬卷書非得已。不將一鶴伴琴來。多恐禽軒累行李。宜園亭館淸如仙。周遮竹地梅

花天。閒堦十丈草如席。惜少皋羽來蹁躚。忽聽園中發清唳。亭邊橫落車輪翅。一鶴適從何處來。老叟灌園詫奇事。一鶴忽來已詫奇。翌日又得一鶴隨。嗟我念鶴鶴豈知。鶴來隨我誰使之。胎仙識我是淸俸。背來啄料兼催詩。我詩昔未向鶴吟。今與爾同萬里心。羽帶點蒼山上雪。夢入瀾滄江水深。風和對舞百花下。露寒相警青松陰。如此園林如此鶴。屈指廿年無此樂。惟憶春明仙蝶來。修書未了秋花落。昔大人在京有仙蝶來園中。

栽花

前輩栽花樹。留香與後來。我來百年後。樹更四時栽。人縱相隨老。花還不斷開。世臣與喬木。此意在官梅。

滇園煮茶

先生茶隱處。還在竹林中。秋筍猶抽綠。涼花尚鬧紅。名園三逕勝。淸味一甌同。短榻松烟外。無能學醉翁。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仙館曇雲　昆華仙館。粉匾無款。在園東北。前有曇花一株。高覆玲石。大人以紙書琅嬛仙館匾。加於木匾之上。

曇雲覆曇花。曇花護仙館。雲蒸曉露香。花散春雲滿。我無仙釋情。怡雲亦蕭散。終朝趣事心。暫許對花懶。

虛齋香雪 仙館西古梅多處。名香雪齋。

有梅齋已清。況是梅皆老。繁枝滿覆檐。苔根亦合抱。得雪香極清。無雪香更早。春深階下晴。落素不可掃。

南軒賞雨 雨春軒在池南射棚北

春雨何處來。春雲起昆海。隨風過南軒。天意實瀟灑。安得坐佳士。品詩索眞解。我縱不醉吟。玉壺杏花買。

山房貫月 房在池東如船東西皆窗

我家貫月船。千里淩滄江。船不到滇池。山房抵小艭。明月隨我來。夜夜貫入窗。窗西曲池水。印月得一雙。

花棚序射 軒南有棕棚。爲閱射之地。名觀德圃。有古梅。

昔在杭州時。西園曾射鵠。三十有二年。此懷頗棖觸。兩臂亦已衰。彎弧力不足。惟呼健兒來。花棚看飛鏃。

蔬圃敲香 箭圃之南。杉林之東。闢之西。有閒地數畝。以爲蔬圃。

種菊成老圃。種菜成家園。新霜厭肥綠。清妙殊雞豚。短鋤親手劚。羹以佐晚飧。試語知味者。其香尤在根。

石彴觀魚 雨春軒北。香雪齋南。有池。有石橋。養魚。

濠梁說魚樂。機鋒法始開。固知門狂禪。本自清談來。獨遊石池上。悠然得所哉。欺方乃君子。非道枉庸材。

宜亭來鶴　宜亭在仙館南。觀音海天閣西。多古柏有高十丈者。大人九月蒞滇。十月八日。忽飛一白鶴來。次日薄暮又一白鶴盤旋空中。與先鶴鳴相應。亦落於園中。皆甚馴。月餘能舞

翩翩雙白鶴。飛來亦何奇。頓使虛庭前。松柏增清姿。我來看鶴舞。鶴亦聽我詩。鶴固宜此園。園得鶴更宜。

竹林茶隱　大人在粵。繪竹林茶隱圖。乃撫署園也。今則園竹數千竿。茶隱更宜。

山隱在粵西。竹隱在粵東。今遊滇水園。所隱將毋同。閒步玲石逕。靜坐深篁中。茶煙藏不得。輕颺林外風。

陑嶺怡雲　與春樓東、仙館北有土山。登之可望四圍遠近雲山。大人築石臺石几於山上。陑音虹。見漢書地理志。卽滇中銅山也。今省城北山皆稱陑山

嶺上多白雲。雲豈爲我白。我情自與怡。持之亦無迹。石臺覽四山。悅性永晨夕。自署曰雲翁。不復分主客。

閱邊兵至開化

重鎭初逢昭代開。明以前皆未置郡縣。巖疆三面萬山回。江流盡向南交去。至交阯界百三十里。驛馬惟從北路來。東南西皆走交阯路也。阿雅維摩沿里寨。今各里皆宋元明阿雅龍氏維摩沈氏之舊地。城南卽有瘴。儂人僰子異衣裁。儂僰僕玀等數十種。相隔一村。卽殊衣異俗。可知上國恩威遠。此地猶高節使臺。

夜坐

靜閟寒城已二更。節樓西畔月斜明。遠山夜色沉沉碧。百八鐘聲萬里情。

揅經室續集卷八

丁亥

宜園

梅花如屋竹如門。管領春光是此園。石徑不須倚筇杖。共來扶我有雙孫。

正月廿日雪晴煮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滇南才過立春節。已覺春光齊漏洩。忽然一夜北風來。捲落漫天玉花雪。我不見雪已八年。頗似故人成久別。今日東園雪滿林。翠柏青杉枝欲折。況是梅花四十株。冷玉寒香同沍結。年年茶隱竟成例。快雪時晴日光熱。竹林春氣透浮筠。洗出檀欒綠尤潔。玉川老婢來煮茶。梅瓣雪泉試同啜。借問一日得披圖。靜坐幽篁自怡悅。

命和原韻　男福

春雷早已催時節。陑嶺雲蒸復雨洩。雨餘天氣轉春寒。忽將夜雨飛成雪。此景教人憶故鄉。若憶嶺南又殊別。東園梅老花正繁。花放隨枝勢盤折。雪花梅花成萬枝。一片香光氣團結。竹林又遇煮茶時。拾取松枝竈初熱。一雙白鶴不避烟。也識茶香最清潔。我家茶隱自年年。兩弟今年未隨啜。親顏喜付與

諸孫。黃果如飴共甘悅。黃果形如粵中之橙。香色味亦相似。

倚松書屋春祭齋居

屋前梅樹老於我。窗後支牀皆古松。晚階仍煮六安茗。早飯特翦東園菘。西山朝來有爽氣。太華會西南大山名太華。夜碧聞清鐘。衰翁終不悟道妙。惟將戒愼持溫恭。

仙館花臺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蜀葵。

十戶中人賦換花。此情曾動樂天嗟。何如多買葵花種。終歲傾心向日華。滇中蜀葵。自正月開至臘月。

月來政簡。頗耽滇園之樂。詩以自警。

舊遊無此好樓臺。頗識前人費度裁。一百餘年人遞去。八千里路我能來。風亭月樹參差見。仙館神祠次第開。止水恰容魚活潑。閒階儘彀鶴毰毸。騁懷端在春三月。涉趣何妨日幾回。筇杖試攜鏗翠石。菜鋤親把劃蒼苔。鶯流燕蟄誰先到。棠芾桃夭合共栽。山磴看山收畫本。竹林隱竹伴茶杯。抱書孫至還教拜。擘紙詩成不用催。適意如斯籌遠否。此翁未是鎮邊才。

摘蔬

摘我園中蔬。古人詩可味。譬如齩菜根。其香滌腸胃。我園春菜多。綠畦隔花卉。每看家僮鋤。亦課園丁溉。

折腰手親摘。傾筐盈且塈。呼兒共晚餐。使識蔬筍氣。一家肉食者。遠謀問能未。豈可對陶詩。不自慚其貴。此以澹性情。非復計惠費。若云拔園葵。在今亦無謂。

南雲行

仰看雲在天。未辨行遲速。今日穿雲跨嶺行。豈知疾過奔馬足。平地風氣清。吹雲天上行。今日披雲動涼氣。始知風在雲中生。山不見路惟見雲。桃花梨花近不分。北雲壓山烏欲雨。南雲映日紅氤氳。下山直自雲中落。雲中之人輕似鶴。翛然可是隔仙凡。悵望山頭接雲脚。我聞仙人乘雲兼御風。仙家幻術安能通。不如安坐南雲下。笑指此雲稱老翁。

上巳日東川道中

導江已說岷山遠。更遠岷山路萬重。青海波瀾皆是雪。金沙雲氣尚疑冬。大江正源自青海入雲南爲金沙江。行數千里。始會岷江之水于敘州。行春我到東川外。佳節誰教上巳逢。若把此川當曲水。一觴流去是巫峯。

過以灈河

行過山巔又水涯。山桃紅褪柳抽芽。連村萬樹堆春雪。都是梨花蘋果花。河在會澤縣。

閱黔西威寧鎮兵

烏撒接烏蒙。皆歸郡縣中。山高森白石。氣冷遲春風。寒食常多雪。桃花也自紅。古人誰在此。故寶竟空空。

可渡橋夜月

橋東峻坂石突兀。橋西行人鐙出沒。一樓宵外萬山深。風弄溪聲洗春月。春月竟是山中多。百夷安樂春氣和。蠻花飛落山村坡。兒女吹笙跳月歌。橋在威寧宣威二州滇黔分界處

回省看宜園新綠

竟將萬綠換千紅。祇在離家半月中。清氣勝於花爛漫。午陰比似屋帡幪。不嫌牆角山光隔。更許橋頭水色同。惟有兩般難並綠。一雙白鶴一蓑翁。

詠雙綠蝶

羅浮仙蝶。若捉一蝶來。則其雌雄雖遠。必夜來相從。福于東園得巨蝶。全嫩綠色。大如掌。移之西書齋籠上。是夜忽又有一綠蝶來相從。東園去西齋數百步。中隔數堂。其蹤跡頗似羅浮蝶。滇人云。鄉來未之見。

雙雙來巨蝶。蹤跡似仙家。妙色頻婆果。前身蕚綠華。滕王圖未備。烏足葉猶差。見莊子疑是鬱棲化，裙腰一道斜。諸書中言蝶罕言綠色者。惟酉陽雜俎言。秀才顧非熊見鬱棲中壞綠裙幅化為蝶。

綴家書後

寄知會作嶺南人。萬里滇池也送春。兩月晴多初望雨。終朝風起不生塵。饑蚊飛蟻全無跡。夾帽重棉未離身。爽塏已瘳雙足疾。況於松鶴日相親。

頻果

有花曰優鉢。有鳥曰頻伽。詰屈聞梵音。便覺奇可誇。頻果乃大柰。滇產尤珍嘉。首夏已堪食。季夏皆如瓜。甘鬆若棉絮。紅綠比玉瑕。或豔稱頻婆。其言出釋家。譯語爲相思。採蘭雜記。果稱頻婆。華言相思也。豈是思無邪。何以竊梵言。呼我果與花。因思譯性者。謬恐千里差。

孟夏草木長

孟夏草木長。莽莽滿一園。翳林高百尺。密蔭圍青垣。檉柳垂絡索。覆瓦遮前軒。新篁放萬葉。稠綠蓋石門。池上開紫薇。池邊多樹蘐。雜葵備五色。爛漫花正繁。養魚有止水。縱鶴無近樊。園北雙古柏。森然在高墩。登臺坐石几。四山雲氣翻。策杖過南圃。籬落成野村。鷺集樹枝穩。窩脾蜂韻喧。瓜田引修蔓。菜畦灌香根。摘蔬供晚飯。獨樂靜無言。試衍陶公詩。可與陶公論。

滇南小暑節

滇南五月氣猶清。雲重爲陰輕復晴。非夏非秋別成景。不涼不熱最怡情。棉衣休用蒲葵扇。花院全無竹

葦棚。六十三年慣炎暑。幸將高爽快生平。

閱盤龍江登雄川閣望滇池

曉出碧雞坊。盤龍江路長。四山青過雨。萬畝綠分秧。水利村村足。天時日日涼。滇池環傑閣。登眺滿華陽。

小暑節賞菊

棉衣頗耐午陰涼。瓦盎花開老菊黃。不是石欄紅菡萏。錯將小暑認重陽。

滇南伏日

中伏新秋兩不爭。薄棉衣服過三庚。華山見海風纔暖。冷雨輕雷氣又清。九夏竟無炎熱苦。四時常得暑寒平。遙思殿閣微涼處。笑我如懷獻曝情。

立秋日敬一堂晚坐

天書爛漫懸中省。晝戟清森繞節堂。暑雨已晴秋月轉。紫薇花外桂花香。

西臺

節院致爽軒。軒扁。爲福嘉勇公所題。西南昔有錫樓。用白錫當瓦當板。甚華麗。登見西面碧雞太華諸山。且見平田耕稼。今樓已無存。福兒用木架板爲方臺。略施梯欄。費一流銀。遂還舊觀。秋日登臨。致有爽氣。

吾遊惜未登太華。卻到華陽碧雞下。晉華陽國志。兼滇蜀也。金馬山在會東。碧雞山在會西。碧雞山接太華山。西嶽崚嶒名可借。會西南大山名太華

城裏深居隔山色。可使高梯木成架。金碧岑樓再構難。架木省工更廉價。問名終是四方臺。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無瓦非樓亦非榭。滇池六月常棉衣。爽氣朝來不知夏。登臺萬丈列蒼巖。遠見層坡近平壩。壩字見丁度集韻。滇人呼嶺路皆曰坡。凡平土皆呼曰壩子。琳宮樵徑皆分明。華浦青青繞禾稼。城西滇水村。名曰近華浦。吾衰尚可屢登陟。不覺欄杆拄腰胯。把酒聞邀賓客歡。棠花莫使兒童怕。臺旁有紫薇花。杜頰剛逢報早秋。聞鐘竟可連清夜。臺南一里即鐘樓。應更鼓。晉書王徽之傳曰。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詩品曰。太華夜碧。人聞清鐘。黑水梁州雲外流。倒挽銀河半天瀉。甲兵洗淨殪天狼。弧矢星明向西射。時回疆初平定。

登西臺

登臺終日見昆華。滇人稱滇池曰海。或曰昆海。并太華山則稱曰昆華。恰好樓臺住一家。玉嶺西橫皆是翠。彩雲南現半成霞。千村綠稻眞秋色。十里清滇是海涯。更比樂天州宅壯。惜無元九寄詩誇。元微之以州宅夸於樂天詩云。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住樓臺。

以藜爲拄杖

養得[illegible][illegible]出短牆。削成拄杖等身長。扶入石徑去行藥。擱鶴松亭來啄糧。早歲校書曾祕閣。老年飲酒未家鄉。歸夢更待葫蘆落。挂向枝頭學道裝。

中秋宜園鐙月

小園蝶夢說秋亭。辛未在京。寓阜成門內之上岡。屋後小園。有太常仙蝶來。大人名園曰蝶夢。又是滇園夢蝶醒。樹靜花涼秋淡沱。鐙紅月白意瓏玲。頗來鄉思搖銀燭。共寫詩心入紙屏。更現中庭香塔影。似借夢得上栖靈。揚州平山佛寺後堂。有唐時栖靈塔故址。白香山有與劉夢得同登栖靈塔詩。

暮登西臺看碧雞山色

夕陽山外沈。暮色起山內。似有烟氤氳。亦非雲靉靆。初見青出藍。繼復螺染黛。凝碧已詫奇。生翠亦可愛。更如紫電光。劍鋒著霜淬。碧雞玉案邊。隱隱有關塞。天成巨屏障。濃色疇能績。坐待明星生。巖穴共昏晦。

巡西邊曉發

西風曉起拓邊樓。省城西樓名。霜氣初來雨氣收。繞過昆池三十里。碧雞關外萬山秋。由滇省城西三十里至碧雞關。關在碧雞山之凹。山峙滇池西北。

重九日登祿豐之鰲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鰲詩。即答。

浪花卷出青鰲頭。（大人自注。昔登天台山頂有此句。）舊句曾記天台遊。（大人昔撫浙[illegible]。戊午庚申甲子三年。皆有天台詩。此句乃戊午舊句也。）今來青鰲頭上立。一覽六詔邊關秋。遠山叠若大波起。鰲足不動凌滄洲。去年黔山過重九。老鷹崖上吟詩走。（在貴州普安廳阿都田驛西南五十里。）詩如健翮但摩風。那解情憐菊花酒。今年鰲背宜亦詩。我詩未得君先之。揮毫直似釣鰲手。一餌飛過昆明池。我與老鰲共霜節。君亦與鰲成久別。君昔曾收渤海綸。（伊公任山東巡撫。以憂去官。）我衰喜解南溟熱。會當回首謝詹何。策馬蒼山看秋雪。

住大理閱兵三日。看點蒼山。（通志云。在大理府城西三里。郡鎮山也。自北而南。綿亘百里。漢書謂邪龍雲南山似扶風太乙之狀。是也。蒙氏僭封為中嶽。層青接漢。叠翠排空。陰崖積雪。盛夏不消。山腰抹雲。橫如玉帶。雖林阻谷奥。無猛獸毒蟲。）

峨峨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之中特尊者名曰中峯。中峯之北為觀音。為應樂。為雪人。為蘭峯。為三陽。為鶴雲。為白雲。為蓮花。為五臺。為蒼琅。為雲弄。中峯之南為龍泉。為玉局。為馬龍。為聖應。為佛頂。為馬耳。為斜陽。諸峯劍簇。有似岱宗。人莫有能躡其巔者。峯各一溪。蜿蜒東注。為十八溪。）峯峯染螺黛。兩峯夾一溪。十八溪為界。（溪流遠近不一。中峯下者為中溪。其北曰桃。曰梅。曰隱仙。曰雙鴛。曰白石。曰靈泉。曰錦。曰芒涌。曰陽。曰萬花。曰霞移。其南曰綠玉。曰龍。曰青碧。曰莫殘。曰葶蓂。曰南陽。諸溪。）林樾矗浮屠。嵐靄罩闤闠。何幸見此山。心目多所快。其一在于雲。

終年生雙髻。有時冠峯頂。不動鎮相蓋。有時束山腰。飛白若長帶。有時競出岫。勢此擘絮碎。四山皆無雲。獨此雲常在。其一在于雪。山頂雪最大。冬春雪未奇。六月白何怪。我來九月中。夜雪積嶺背。皚皚亦終日。不提峽陽曬。其一在于泉。泉罅分流派。磊落歸百橋。清冷漱鳴瀨。穿城爲渠塘。灌田作溝澮。家家可流觴。處處繞不[illegible]。其一在洱海。東望氣沆瀣。葉榆成巨浸。南北兩關隘。必有千頃波。始與此山配。海光開月鏡。恰若屏山對。若屏百廿里。我來坐屏內。地因高乃寒。山在西易晦。三宿未及登。亦足攬勝槪。唐宋諸詩家。罕到此邊塞。竟使古大山。寂寞經歷代。笑我兩鬢霜。吟到萬里外。所遊天下山。曾陟嵩衡岱。大人于甲寅癸亥二年有登泰[illegible]。壯闊有過之。雄秀此無賽。寄詩未遊人。聊以當清話。他時濃設色。一卷好圖繪。

麗江雪山　一名玉龍山。十[illegible]峯[illegible]。經年積雪。若在洱海邊。北望上關候缺處可見之。

上關山缺處。北望何茫茫。天低雪山出。白影交青蒼。

天生石橋　在大理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洱河下洩。絕壑深塹。石梁跨之。兩巖激水濺沫。宛如梅綻。人呼爲不謝梅。

洱海靜且澄。出橋卽橫決。落漈九曲谿。翻雲復堆雪。

南詔殘碑 在大理府太和縣。名南詔德化碑。撰文爲南詔清平官鄭回。舊爲杜光庭字。多剝落。仆地已久。土人呼爲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王蘭泉先生秘宦滇時。訪得于縣南二十里大道之側。載入金石萃編跋尾。稱是碑在大曆元年。碑文約三千八百字。今約存八百字。福又得蘭泉先生昔未釋出四十餘字。家大人云。唐以前碑字猶是北周北齊遺法。王主二字三橫皆齊。日月二字寬而不窄。以此驗北朝碑眞相合矣。

文章與書法。確是唐賢派。上溯東爨碑。 此碑在曲靖府陸涼州之東南二十里貞元堡。立荒阜之上。有碑額碑陰。額作篆字云。宋故龍驤將軍護鎭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二十四字。使君姓爨。名龍顏。寧同樂人。即今曲靖府陸涼州也。碑文碑陰。殘蝕字甚少。字體方正。在楷隸之間。文爲同姓人道慶作。句法亦古。得漢碑遺法。立于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較南詔碑尙早三百一十一年。且甚完善。爲滇中最古之石。餘詳福撰碑之跋尾。大人嘗親書題跋。刊于碑正面右下方無字隙處。古法尙不壞。

建極銅鐘 在大理府太和縣城西北蓮花峯下。三塔寺中。作上下兩層。每層六面。上層每面高二尺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每面高一尺三寸餘。廣一尺七寸餘。上層鑄金剛智寶大輪妙法勝業慧響六波羅密像。下層鑄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王及天主帝釋持國天王六像。末有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建[illegible]廿二字。款識已見于金石萃編。蘭泉先生云。建極十二年。爲南詔世隆年號。在唐爲懿宗咸通十二年也。

我欲聞古音。撞鐘百八杵。唐樂久銷沈。此音足千古。 唐書南詔傳曰。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衞。拜鴻臚卿。恩賜良異。貞元五年。異牟尋遣弟湊羅棟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明年夏。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賜黃金印。異牟尋率官屬北向立。跪受冊。享使者。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所賜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

古哀牢

萬里哀牢外。高秋駐馬時。彩雲連百濮。蜀都賦。東有巴賨。緜亘百濮。黑水下三危。元老曾經略。神功屢創垂。漫言平定易。輕視此西陲。

渡瀾滄江鐵索橋　康熙御筆飛虹彼岸四字在樓上。與諸葛祠皆在橋東岸。大吏過者先拜祭。

宸翰仰高樓。飛橋祭武侯。金繩橫水上。鐵索鎖山頭。險是天成塹。行如浪顫舟。鐵索十六條。長各數十丈。橫懸江上。加板成橋。行者動搖。西南通一線。走遍禹梁州。永昌府西怒江卽黑水。乃禹貢梁西之地。

宿永昌池館。流泉樹石。湛然清華。名之曰小蘭津。幷詩示鎭府諸公。

莫言傳舍爲他人。漢郡無如此最眞。府治平暢。東漢立郡。必在此地。郡名沿東漢至今不改者。此亦最確。勒石先題古柳貌。後漢書明帝時。哀牢王柳貌內附。引泉應號小蘭津。華陽國志云。孝武時。通博南山。渡瀾滄水。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爲他人。治功類首思張翕。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和。政事從頭學鄭純。華陽國志士女讚云。純字長伯。郫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出金銀琥珀犀象翠羽。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

年。卒列畫頌東觀。今日昇平同在此。一池秋水十分春。

漾濞溪道中 通志云。在蒙化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其源有三。一出大理浪穹縣罷谷山。由鄧洲洱海流入府境爲漾水。一出吐蕃可跋海。由雲龍入府境。一出劍川。繞點蒼山後入府境爲濞水。二水合流至府西南爲備溪江。

收回雷霰長虹見。揭起雲峯白雪鮮。記取點蒼山背路。初冬時候夕陽天。

漾濞合江上看月

點蒼山背亂峯堆。漾濞雙流轉百回。雲水萬重山萬里。一輪明月總追來。

遊黑龍潭看唐梅二律

千歲梅花千尺潭。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蒙鳳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龕。玉斧曾遭圖外劃。驪珠常向水中探。祗嗟李杜無題句。不與逋仙季迪談。

鐵石心腸宋開府。玉冰魂魄見蘇詩古梅花。邊功自壞鮮于手。仙樹遂歸南詔家。白香山新豐折臂翁詩。言宋璟不賞邊功。楊國忠貪邊功。鮮于仲通喪師南詔事。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烟霞。老龍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

余不能飲。最多一杯而已。滇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數日即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詩以自嘲。

遠遊吾得渡瀾滄。惜未隨花入醉鄉。萬蕊已成香雪海。一缸宜釀玉浮粱。咏唫大可思何遜。慷慨如將傲杜康。畢竟先生眞醉否。深杯還是淺相嘗。

梅園晚景

園林薄暝鳥初眠。繞屋梅花香悄然。月色淡黃花淡綠。半朦朧處是春烟。

宜園三壽詩

壽石

玲石立一峯。刻字在明代。園宅有廢興。此峯故常在。石壽幾千年。勒字三百載。石南刻字云萬歷七年柏亭。可敍可賢仝立。二可乃沐藩家寺僧也。

壽柏

柏亭始明代。亭前有古柏。壽逾三百年。翠高六十尺。高六丈。蔭一畝。昔植老僧廬。今森節使宅。

壽梅

園中多古梅。數百年之壽。春花正縟繁。苦身更堅瘦。若較龍潭梅。彼老此尙幼。香雪菴前古梅十餘株。雖皮老腹空。用柱撐立。而花尙繁。箭亭旁一大株。三大幹。根有鐵束。不知爲何年所束。乃今皮殼厚大。反包於鐵之外。鐵可見者僅十分之三。

除夕園庭之花齊見者。梅、桃、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纓、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蜀葵、十餘種。

此地可名妙香國。（妙香國見佛典、俗以雲南卽妙香國、見通志。）此時可似百花居。（海國見聞錄、海外有島、百花最茂、名曰百花居。）家鄉事事皆堪憶。惟有羣花比不如。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定光寺裏紅山茶。紅光不定搖朱霞。古卉那肯在城市。南野獨立枯僧家。登樓看花及花半。尚有半出樓簷牙。高柯難見更引領。濃豔極賞翻咨嗟。青琅玕葉雜翠玉。紅珊瑚樹增丹砂。挺立巨幹若壯士。嬌凝蒨影羞吳娃。英雄兒女各有說。（蘇東坡王梅谿山茶詩、皆曾稱爲兒女花。）維摩色相皆無遮。世間桃李苦代謝。老樹不自知生涯。惟知寒山多雨雪。一寒一度生寶華。龍潭北望頗不遠。相期應是唐梅花。

上元登西臺望月

皓月照見海。元宵登眺來。雲山繞城郭。鐙火上樓臺。年熟民皆樂。春晴漏勿催。遙知深夜裏。游客踏歌回。

滇俗上元前後三日。看鐙月人滿街。大府發令箭巡護。三更令箭始回城閉鑰。今年年豐月朗。遊人更多。

和女蘿亭東園花月

驚蟄滇池尚未雷。東園已見雜花開。月從金馬坊邊出。春向五華山外來。卻爲芳林常秉燭。元宵後梅花已落。桃杏梨花頓果花木香皆開。不妨清夜再登臺。感時兩地成遙憶。鳳沼輕冰江北梅。

出西城十里遊龍門山海源寺寺建於元平章。明沐氏重建。

滇南二月初三日。頗似江南上巳天。曉色照人出城郭。春風引我到林泉。玲峯峭壁龍池外。疎竹濃花佛閣前。紫辛夷牡丹並開。隨處輕爐吹活火。近時茶隱又經年。

倚松書屋齋居

齋居小屋意從容。臥聽茶聲起看松。窗外露寒雙立鶴。城頭風定二更鐘。掩書頗似學僧靜。拙政還嘗愁我慵。爲憶選樓齋宿處。春花滿院月溶溶。

同李文園學使棠階遊太華山憩太華寺

華嶽万仞。嶢嶒上金天。若與滇池較。池在華嶽巔。池上有高山。名借太華傳。華陽勒國志。地括南中滇。梁州與黑水。自古西南連。顚縣昔漢郡。太華居西偏。城中看西山。蒼翠兩野烟。春風得閒暇。勝侶邀一賢。出城載茶榼。適野敲唫鞭。松杉閟巖壑。雲水開天淵。拾級入古寺。樓殿逾百年。寺南啓虛堂。萬頃何茫然。浩浩大外浪。稜稜草際田。雙艪辨遠郭。片帆識漁船。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肯圓。搔首或落雁。登頂難采蓮。石室雖可攀。未許希夷眠。我無攝生術。神昏力衰孱。爲語瀛洲侶。安能從羽仙。惟當隨滇流。乘槎歸日邊。

水地大勢。陝華州約略與蜀夔州相平。乃重慶敘州江遠而高仰逾千里。金沙江又高流入敘州江。滇池又高流入金沙江。共數千里。是滇池高於華頂明矣。若乘船出滇池口入金沙江又入蜀江入漢江沂淮渡河竟可直達天津矣。太華之名不知起於何代。以禹貢華陽梁州及常璩志推之。此山名爲太華極宜。顚縣即滇縣。見漢書志。太華山山半之寺起於元代。大建於康熙時。其木石皆范總督承勳毀吳逆故宅運去者。范公有太華紀勝文。刻大理石嵌西堂壁上。石巨盈丈。眞瓌材也。寺中有明沐藩世代像。亦有范公像。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蘋果樹二株。梨二株。幷於園南栽橡。養山蠶。以爲民先。

牆東荒地手親鋤。砌石栽花二月初。兩樹甜梨兩樹柰。一池香藕一池魚。纔教園客來烘繭。也看家兒學著書。除却煮茶兼解字。更應何事算公餘。

牡丹一枝開極大

花大如盤放樣新。一枝何止十分春。高扶浩態恐成醉。勃發豔紅疑是瞋。玉鏡暈開香氣力。紫泥催足暖

精神。惟憐南詔詩家少。莫道天涯無麗人。

梅花蜜

園中梅花盛開。至兩月之久。二月蜜房已滿。割之。是梅花所釀也。

春半園花殘。蜂釀可收拾。呼童開其房。蜜脾垂數十。一脾穴滿百。蜂頭何戢戢。（蜜房片片側垂如脾。窩孔側列于脾。蜜含孔內。）甘露頷可含。黃粉翅能翕。（蜂含花露于頷下。沾花黃于翅股之間。）瑩如冰壺淸。白若玉膏濕。計彼冬春間。花稀寒不蟄。惟有百樹梅。銜銜採之急。（蜂一日有兩銜。）割脾留半臺。（蜂王所居有臺。割蜜須留其半。割少則蜂惰。割多則蜂餓。）淋漓注且挹。梅花香與魂。全與蜜爲入。甜味翻銀匙。萬花歸一吸。

老鶴

爛漫齊開紅躑躅。樹杪呼啞飛屬玉。何如老鶴靜無聲。卓立蒼苔看修竹。

登西臺看耕種

平野浸淸滇。環城百頃田。喜逢新雨後。剛是種秧前。橫笛遙村犢。抽帆小港船。碧雞山色綠。低與稻畦連。

東園初夏

初夏尚清和．東園日日過．雙池涼氣合．三徑綠陰多．瘦鶴常隨步．幽禽各占窩．引飛新燕子．亂叫野鸚哥．莧染臙脂飯．羅收栗繭蛾．奇花現優鉢．鮮果結頻婆．嫋嫋風抽筍．琅琅雨打荷．窗深時可臥．琴在不須歌．攜幼還扶杖．看山更上坡．但逢娛意處．休問老如何．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雲影天光四面青．高樓欄外比滄溟．滇池淨拭琉璃界．華嶺平開翡翠屏．欲使萬村同水利．先教丈石立淵渟．浦前刻碣題名處．遠想焦山瘞鶴銘．滇池之水．涓滴皆到彿山入海．戊子立三石柱．一在金牛寺．一在近華浦．一在昆陽州海口．以驗夏秋漲水之尺寸．而知環滇州縣農田之深淺．及海口之通塞．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是日剪得七種園蔬．桂花紫薇同開．

西齋晚飯比山家．六月棉衣不用紗．七種自挑園內菜．一甌同飲竹中茶．摘來青李兼蘋果．開滿紅薇又桂花．城外稻田似城裏．高臺闌外即昆華．

東園夏日

東園積雨半歸池．密樹陰陰日影遲．蒼鼠避人啣柏子．紅魚浮水唼蘋絲．幾層石磴登臨處．四面雲山坐看時．杖得青藜隨步穩．不妨竹笠向風欹．

旱徽散後掩園扉．氣候溫涼驗化機．蜂蓝四時香不斷．繭蛾五月破還飛．釀花成蜜供丸藥．據樹歐絲著

絮衣。喜是郊原栽稻畢。橡林又報野蠶肥。

方塘砌石接平沙。白藕栽成看水華。落日曬香宜晚飯。曉涼收露點春茶。闌邊雨過翠痕響。竹裏風來紅影斜。誠此課孫知雅訓。花名菡萏葉名蕸。

菜圃斜陽小屋晴。綠杉林下晚風清。豆蓬瓜架隨人坐。瓠葉茄花礙足行。素飽宜知藜藿味。忘機可聽桔槔聲。閒來頗愛灌園叟。除却肩鋤無世情。

詠滇南景物

人以縕袍兼伏臘。六月臘月皆著棉衣。花無月令開循環。四時花不斷。且午日開菊桂。中秋開山茶水仙。除夕春花亂開。千瓣碧桃。結桃滿樹。盆中梅花頻果皆結實。不是春秋亦佳日。別有天地非人間。

重九曲靖道中

邊地西風早見秋。今年重九又東遊。登高佳處競鞭馬。待穫閒時多臥牛。驛路正當千里遠。農田全是十分收。黃花縱好不相賞。飽看黃雲到貴州。

白水河看瀑

有如此白水。未及上翠微。高谿瀉鳴瀨。湍激不可磯。如驅萬鵝羣。鶴鶴鼓翅飛。及其落深潒。百丈開晴霏。

又如千疋帛裂。擲天孫機。境更夜郎遠。奇僻與世違。太白所不到。自古險者稀。詩人若相賞。不惜濺征衣。

貴州省城。水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幷書扁。

水南小閣題名後。一段林巒未可忘。黃葉多時有霜氣。翠微空處即秋光。眼前畫意任舒卷。溪上詩情誰知短長。莫怪闌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陽。

鎮遠行臺。在鎮陽江上。江即㵲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即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東向川途。余題扁曰上元亭。

鎮陽江外四山青。擁列懸崖石似屏。曉起遲看東嶺日。暮來少見北垣星。當關闟錡嚴兵衛。登岸牂柯證水經。爲愛橋南巖洞好。憑高題出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綠蘿巖勢頗。懸籐釣沅溪。漁詠幽谷中。浮響若鐘虡。明鏡澈清潭。風籟傳空浦。酈氏注水經。足跡未到楚。何以接靈均。妙出湘沅語。子厚永州文。安能及斯古。

清浪灘

沅灘最是清浪大。四十里中石坎坷。兩山亂石原連根。豈計奔流從此過。清沅千里趨洞庭。鼓浪直攻山石破。礧石若梯狹若門。直下如舂漩如磨。石當因水有撼搖。水亦因山多折挫。水石相通舟始來。第一舟

應莊蹲坐。我待下灘心氣平。不敢恃強亦無懦。灘聲已遠新月低。擲筆鐙窗漸思臥。

武陵舟中食蟹

武陵水落晚泊舟。漁家簖裏多蝤蛑。十載不嘗郭索味。紫螯入手橫霜秋。桃花米飯洞庭酒。尖團何擇應兼收。監州與蟹別憎愛。符竹那許橫行求。計我管地已無蟹。粵滇黔皆無蟹。況所監者將百州。思量必有少卿在。更恐空惹坡公憂。蘇詩。欲向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用錢少卿語也。

荊州渡江

遠帆一片指荊州。雁陣斜飛過我舟。身在江天渾不覺。怕人尋句正登樓。

南陽道中早飯

黍糜麥餅晚菘根。月店霜橋飽復溫。何苦貴官誇貴食。更將海燕壓雞豚。

狐裘

一白狐裘廿四年。南邊天暖久相捐。今朝河朔當風雪。溫厚何曾減卻前。

戊冬述職。賜賚蕃庶。紀恩四首。

賜紫禁城騎馬一

紫掖朝天日。恩教策馬來。未能多矍鑠。何敢少虺隤。曳履星垣近。鳴珂玉漏催。小輿還命坐。帶子散朝回。次日又命坐小椅轎以代馬。時伯兄戶部郎中。叔弟刑部郎中。

乾清宮面賜福字二

錫福蒼生筆。丹砂金繪箋。御前敷禹範。頂上戴堯天。御筆書福畢。跪受。內監捧福字從頂上過。春滿璇宮裏。香依玉案前。傳宣加壽字。恩意在延年。又加賞壽字一幅。

賜御筆出門見喜春帖子三

玉尺裁春帖。祥雲繞筆花。喜從天上至。恩近日邊加。吉語傳中禁。龍光拜一家。春明門外路。誰道是天涯。

賜黃辮荷包四

若若荷壺帶。黃如御佩同。包含太和氣。搖曳早春風。品勝金魚紫。光分燧火紅。幾回拜優賜。依戀玉階中。

揅經室續集卷九

己丑

雪夜曉行擬楊誠齋

夜雪迷路曉勿馳。具茨不見歧中歧。驛卒獨捉老馬騎。爲我覓路行逶迤。皓然大塊白玉版。我以輪蹄雕琢之。又忽匝地成巨紙。細行草稿來題詩。題詩直到黃河岸。橫阻渾流望洋歎。河南河北白茫茫。一道金繩分兩半。

泝沅水源入黔

一夜漫山雨。三篙上水船。已交寒食節。不是冶春天。歷歷幾千里。匆匆將半年。江南好煙景。想到杏花前。

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穀雨過此。牡丹處處盛開。

魏紫輕紅洛下夸。東風吹放滿羅施。郵亭院落皆雙朶。茅屋人家也數枝。滇水未能賞春色。黔山頗不負花期。小瓶旁插肩輿裏。一日看他四五時。

由七星關入烏撒

七星岩外七星關。幾輩詩人到此間。難得知名似寒士。少經題句是邊山。三春霜雪行冬氣。山高氣寒。穀雨後到威寧城。見

霜見霰乃當寺。百丈峯巒抗冷顏。留此一詩破荒寂。光無故實問烏蠻。

東園夏日

春花未及看。及看夏初花。四月。東園曇花榴葵皆盛開。樹結蘋婆果。田生哈密瓜。出京帶哈密瓜種種之。十日即生。抽絲成繭邑。時養橡蠶爲第二年。又成繭。割蜜散蜂衙。蜂脾以八月未割。夏初割之。蜜呈綠色。芳香尤溢。倦向此園臥。便如歸我家。

大理有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烏雲二句詩意。

天際烏雲含雨重。欲畫此情筆誰弄。樓前紅日照山明。此景兼圖更難共。何期大理點蒼山。石畫天生出巒洞。黑雲日影分五層。雨意相含補其空。雲中斜罅漏日脚。一片紅光向山送。奇景能傳玉局書。幻詩早入君謨夢。巧匠裁石妙使縱。若使橫裁便無用。蒙段何知蔡與蘇。造物天然遠相中。嵩陽萬里有古情。青眼相看是清供。此詩此石誰後先。會向蒼巖較唐宋。

伊中丞過東園蔬飯。見示一律。即和原韻。

園如谷口有山橋。客似濠梁同見招。風裏箭梢抽筆直。雨餘荷蓋瀉珠搖。迴廊隱隱茶烟颺。行竈青青菜把饒。共此籬邊多少事。苦心却不是詩瓢。

滇南風景

萬里西南地。人間別有天。三春不歸雁。秋深有雁率向西南飛去。春不見歸。或由瀾滄土番北歸。或入緬甸。則未必能歸矣。六月未鳴蟬。天涼蟬極少。六七月滿城綠樹。不聞一蟬。便面涼停扇。深衣夏亦綿。冬暖不用爐炭。五六七月無一日離綿衣。卻嗟唐宋客。詩句少相傳。

登西臺

每是登臺必解顏。平疇遠接碧雞關。鵝黃鴨綠新秧地。眉翠鬟青過雨山。趁市船來漁舍外。近華樓在浦雲間。耕耘已畢農歸臥。喜得民閒官亦閒。

大暑節桂花初開

終朝涼雨不聞雷。北戶何曾肯暫開。今日節時交大暑。開窗爲放桂香來。

秋祭東廡齋居詩四十韻

余正月廿日生辰。與白樂天同日。余四十歲時曾和香山四十白髮詩韻。今匆匆廿六年矣。香山有六十六歲詩。又是年落二齒。有落齒辭。似老年一關鍵也。淸夜翦鐙作詩自忖。

我昔年四十。曾和白傅詩。白年六十六。有詩言其衰。七十欠四歲。白樂天句我亦如其時。我昔知命年。目力先

差池。今復十餘載。晶鏡屢改移。（今眼鏡用七十歲老光。）髮白雖少半。大半白其髭。今年耳所聽。亦覺收聲遲。我嫌人語低。瞶瞶將在玆。白公於是歲。二齒落有辭。我幸卅餘齒。全在無所隳。居粵八九載。濕氣注四肢。詩云微且尰。脚氣殊難醫。入滇氣涼爽。左足去其疵。右足尙有病。夏來加藥治。近亦可半愈。兼以息身疲。園中有山臺。藜杖閒可揩。廐中有紫騮。遊山偶一騎。仲秋多祭祀。齋宿今其期。東園好亭館。雜樹交秋枝。鐘鳴鶴聲靜。清夜因自思。我無白公才。我比白公羸。今亦六十六。官重非分司。（白公每乞分司閒官。）年齒與祿位。不圖至於斯。老妻攜季子。歸守墓與祠。服官有二子。效力居京師。滇南宦最遠。今惟仲子隨。仲子文筆拙。經義微能窺。疏經成十卷。（時福兒孝經義疏補初成。）閱之頗解頤。貴郎任子閒。所執或不卑。聚者固相慰。遠者歎相離。健亦勿侈樂。衰亦毋心悲。君門隔萬里。昔人常嗟咨。我君令臣喜。（去冬賜御墨出門見喜春帖子。）喜氣盈須眉。春明門外路。豈是天之涯。惟念老態具。精力將難支。安可龍鍾叟。頹然籌邊陲。然不籌邊陲。偸安又何爲。爲此齋居夕。自省復自疑。尙其式古訓。亦且力威儀。大事在於祀。惟福養以之。（左傳。養以之福。俗本譌爲養之以福。）

中秋塔鐙

月中塔影又懸鐙。丈六支提九節青。一夜忽看造阿育。二分無賴照棲靈。花明滇上昆華館。秋滿江南福壽庭。萬里清輝共迴首。天邊風露度疏星。

以八月十六日為中秋

雨餘昨夜無明月。三五佳時空上樓。忽計今宵月纔望。正該十六作中秋。凡中秋十五無月。而望在十六者。正宜以十六為中秋

秋園

秋園策杖繞山行。更比春園氣候清。到處閒花皆有色。許多幽鳥不知名。白梨紅柹攀枝摘。甜菜香茶共竈烹。案牘判完還把卷。夕陽澹似老人情。

暮登東臺

西臺遙對碧雞關。更看東臺金馬山。秋日有情此城郭。夕陽無限好峯巒。未能酒飲須茶飲。縱不朝閒可暮閒。石上匡牀猶清坐。久朱霞照我得酡顏。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圖

古人曾有言。地上即是天。惟天為足倚。此外何取焉。有莘特立人。不倚更不偏。宛然中規矩。折方周亦圓。所佩有緩急。在韋亦在弦。賦性得骨力。可與立與權。如此無所倚。已五十餘年。開圖識生面。但坐草芊芊。

除彼室與戶。去其車與船。不著屏與几。勿傍林與泉。是曰強哉矯。豈非賢者堅。道光七八載。暨我居淸滇。開心共覓句。苦意同籌邊。我少本無倚。況復今華顛。卽此特天處。竊欲相比肩。題詩卽言志。晚節皆勉旃。

以園中柿芥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旣不能爲田舍翁。毛錐長劍誰雌雄。不如治事有淸暇。可以老圃兼老農。東園古柿高五丈。二三千顆垂秋紅。凌霜摘落去其澀。甘脆與梨爭異同。秋來北地寄菜種。入土卽綠成晚菘。蔓菁香芥潑生辣。咬根得味亦禦冬。東鄰西鄰幷薄淪。傾筐送去田家風。幕掾分嘗牙將笑。兩家氣味皆冬烘。果然牙齒嚼淸慧。已有長句來詩筒。君遷入賦亞平仲。元修有菜吟蘇公。君不見吾家閒地徜數畝。新栽小麥靑茸茸。好待明年作餅餌。隻鷄斗酒相過從。試將野叟茅屋趣。納入戟轅園圃中。

曉坐後院石壇

侵曉石壇上。居然農圃間。晨光銷落月。霜氣肅邊山。野趣暫相借。閒愁難盡刪。不知南去雁。何處北飛還。

東臺待月

東嶺生明月。悠悠照遠村。天光澄碧落。山影接黃昏。頗不負今夕。祇因遊此園。歸來行竹徑。相送似柴門。

霜降日暮登臺看西山

霜氣初嚴雨氣衰。碧鷄峯色碧參差。況當落日餘霞後。正是塗金刷翠時。堆起佛頭見華頂。磨開銅鏡照

昆池子安山紫潭淸句。付此方成絕妙辭。

大理石屛四時山水歌

己丑冬。又見大理四石。縱橫皆一尺外。巧如畫幅。第一橫幅。春山睡綠。湘烟疊疊。其痕宛然有欲銷之意。用子厚句題之曰。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此湘烟春霽也。第二方幅。橫嶺連峯。沈陰黝綠色。下有雲起上有雨來。用許渾詩意題之曰。溪雲初起山雨欲來。此夏山欲雨也。其三立幅。特立方峯。右連綠嶺。天飄雨脚。雲落峯腰。亦用丁卯詩意題之曰。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此華嶽秋晴也。其四橫幅。石紋如坡公雪浪石。靑白相糾。酷肖風雪江流寒磯激浪之勢。卽用坡公句題之曰。畫師爭摹雪浪勢。此寒江雪浪也。

南雲石幅天生奇。奇乃造物爲畫師。煙雲雨雪各有態。高山流水分四時。造物筆墨何手持。何年穴山爲畫師。豈獨勝於畫師畫。更得巧合詩人詩。子厚漁翁句久讀。不料此詩在山腹。湘烟裊裊銷成痕。暖透春山割新綠。夏雨欲來垂雨紋。山下滃起溪中雲。雨雲山色漸不分。風聲颯颯如可聞。詩人行過潼關道。華嶽秋高晴更好。殘雲疎雨中條山。繪出江南許丁卯。又聞東坡雪浪石。蜀江畫師留白脈。(東坡雪浪齋銘序云。余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illegible]水之變。)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雪江頭浪花白。孫太古。(冬景)米襄陽。(夏景)洪谷子。(秋景)趙子昂。(春景)世間絹

素易漫漶。不若石畫能久藏。天工豈借人智力。妙手偶得天文章。詩情畫意破石出。驚天逗雨吟點蒼。

過開化天生橋題名刻石

大道何平平。到此已萬里。誰知坦途下。橫貫巨川水。谿深岸愈高。絕壁水面起。惟此兩壁巔。相接復相抵。此橋眞天生。百步平若砥。橋邊勿駐足。亦勿俯而視。臨深知其危。奔流浩無底。問水何所歸。百里卽交阯。諭蜀馬相如。題名難到此。

戲答家人

非但養心兼養目。高年遠宦少看書。家人勸我言如此。我答家人意可如。豈有劉伶聽戒酒。祇應輪扁老攻車。此中也有長生法。不用三仙飽蠹魚。

坐月壇坐月

坐月壇邊夜色遲。梅花香動影交枝。直從茅屋黃昏後。坐到參旗掛月時。壇旁結茅屋一間。

新造擡礮演成速戰陣和伊莘農中丞韻

聖武征西速戰平。楊家演得陣圖成。楊宮保遇春練擡礮速戰陣收平回部。此力居多。今余在滇仿造此礮。教成此陣。礮不逾五十斤。肩負而放。五礮成一連環。能捷而及遠。傳來雷霆千聲礮。抵過弓刀一萬兵。目準手靈燃火急。步齊肩負轉環輕。治兵頗可終朝畢。還共敦詩入詔城。

報春花

滇中報春花。弱草也。葉類江南之虎耳草。而無白紋。其穗高不逾尺。花五瓣。小如珠翠之盤。色在淺紫紅翠之間。不畏霜雪。冬初卽開。凡抽穗至三。卽交春矣。近時翡翠玉中有一種紅翠色者。女衣綾布中。亦有比其色者。皆名曰報春花色。

翠應淡于礽紫。亦淺于薇。遠比西夷玉。新宜少婦衣。石邊自荏苒。雪裏長芳菲。報春何足論。耐得送寒歸。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大理石片。如方立幅之畫。一波翻白突起。似有磯激于其中。波上迸起浪花。浪花外水紋又成黝綠青白色數層。皆具飛濤走雪之勢。昔坡公云。余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畫鑑云。孫知微水石圖。一石高數尺。湍流激注。飛濤走雪。今此石頗似之。應亦名之曰雪浪石。置香雪齋中。

太行石畫如雲屯。人巧不到天工尊。花石綱殘汴河凍。雪浪齋破寒雲昏。蘇公久別此石去。尚留銘字埋荒村。黑水梁州玉斧劃。別有大理開國門。孫知微死八百載。點蒼山裏招其魂。畫家粉本入石骨。詩人魄力通天根。飛濤向天學雲白。古雪窖地變玉痕。片片幻出洱海浪。定州一卷非所論。況此翻瀾激磯石。屏立不用蘇齋盆。齋前梅花亦香雪。目擊雪子吾道存。

冬至後連得大雪

風暖滇池冬不寒。同雲難見彩雲間。忽飛冰雪鋪千里。直灑來牟飽百蠻。火熱石爐憐蔀屋。（滇人少棉衣。寒則于屋內石炕燃薪為暖。）時平鐵甲解邊關。（歐陽永叔雪宴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登臺更向園林去。放眼遙天萬玉山。

百樹松杉凍壓枝。竹梢垂葉釣清池。即今玉圃攜筇日。去歲黃河渡雪時。路有鴻泥已陳迹。家如琴鶴半輕隨。況當香雪花初拆。合請皤翁坐詠詩。

山海棠

滇山中有大樹。名山海棠。冬至前開花。交春方謝。其花葉皆似海棠。蒂亦垂絲。而濃密過之。霜雪滿山紅林獨盛。偶買連枝插瓶彌月。此花富民縣多。昆明縣少。余使花奴移買穉者植之署中。

何來冬嶺樹。道是海棠枝。萬卉彫零日。此花穠豔時。凌雲垂鄂不。傲雪濕燕支。桃李春風耳。歲寒誰與詩。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雪後雲陰意冷清。開隨雙鶴繞園行。梅花有性眞天放。得到開時便縱情。

園梅半開

霜雪風寒埋亦齊。幾枝曲直任高低。林中香性誰知得。我道梅花似馬蹄。（詩中不妨戲用玄學。說明是玄便不妨。總不可外儒而內玄。）

月夜遊園

己丑臘月十四日。霜雪之後。南風減寒。霽晦月出。清景朗澈。遂乘椅輿出香雪齋。池上林梅初開。仙館牆東。臨池小憩。雜樹葉脫。月光在粉壁池水之間。明潔如畫。復由茶隱亭過宜亭。而南止于射圃。閑田遠敞。得月更多。綠杉影直。雙鶴靜立。老梅南枝。向月耀白。城鐘已動。坐賞良久。復回仙館。登北山石臺。東望城中。萬屋鱗次。城外金馬諸山。羅列楚楚。山外流雲橫亘。似霞非霞。天宇空碧。肅而不寒。坐待參昴既高。與月同轉。始由山後而返。何地無月。何人不得月。若不記之。則此景付之太虛矣。

夜園月境幽。登臺境更闢。梅月守靜虛。雲山廓清白。我見王輞川。近臘愛月夕。我見蘇東坡。月影玩竹柏。我無裴與張。但與月主客。後之視今者。或如今視昔。

東園殘臘

幾曾孤負好年華。如此園林聽放衙。三徑有苔皆步鶴。一年無日不看花。籌邊心力營巢鵲。送臘時光赴壑蛇。除卻雷塘庵外雪。未應春雨更思家。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邀遊古巖穴。更在西山西。邀頭策驄馬。山足指碧雞。松柏鬱遠翠。榆柳含新荑。磬底響泉筑。嶺邊快雲梯。石門謝康樂。林間孔稚圭。轉折見崖洞。指點尋招提。旃檀嚴梵像。蕙檐拜御題。寺殿有聖祖御書萬里傳經四字。參天匾立。拂殿紅茶齊。歸途視每俯。平野望彌迷。太華列屏障。滇池明玻璃。偶然共遙集。聊復遵故蹊。出山已蹉午。落日春風低。

正月二十日偕劉王二叟竹林茶隱

三人二百五十歲。隱入竹林同所憩。舉甌啜茗作壽朋。少破從前獨遊例。桐城壽者百四齡。談笑游行嗜甘脆。自言弱冠入滇池。眼見乾隆平緬甸。浪穹老年七十九。手披經解講六藝。時學海堂經解初刻成。寄到滇。共一千四百卷。與二叟講其概。此乃門中古桃李。却並尚書紅杏麗。雨春軒前古杏盛開。軒扁乃乾隆癸未年書。杏在扁前。亦百年樹矣。南中地暖纔立春。已似山陰欲修禊。時花香葉青春深。時梅已殘。桃李初開。綠篠新篁夕陽霽。兒輩燒松烹洱茶。竹亭爐烟風細細。園東竹中有茶隱亭。羊求三徑寂無聲。惟有林間鶴清唳。香山七老今得三。疑我年者使之計。左傳曰。疑年使之年。

滇中有百四歲劉壽叟者。名廷植。桐城人。步履目光齒力皆健。鬚髮未全白。如六十許人。語音高而善

笑叟於壯年在滇西。見大何首烏重百餘斤。購得之。剖啖白漿。目光頓明。精神增健。由此得長壽。無他異術。家大人曾仿唐人何首烏傳作劉壽叟傳。又有家大人己未門生王樂山大令者。名崧。榜名滯浪穹人。年七十九。學問淹博。爲滇中老宿。總纂滇省通志。精神步履亦強健。福乃於庚寅正月二十日。邀劉王二叟。在宜園陪家大人遊坐。福侍茶爲壽。三壽共二百五十歲。唐白香山初爲七老會。其中尚無百餘歲者。家大人生辰與白公同日。七老九老。再俟諸他日。福謹記。

立幅雪浪石屛。（高一尺六寸。寬一尺三寸。）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幷鐫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

畫仿眉州復定州。宛然濺雪激奔流。摹成水法有藍本。捲出浪花皆白頭。石脈千年磨不滅。江波半幅窮來收。誰能挽得狂瀾住。詩力蘇齋抵萬牛。

西宅後有紫薇二株。許其後屋題曰紫薇花院

西堂後屋似閒衙。[illegible]鈴院閣可住家。山頂平橫青玉案。（正西玉案山。）檐牙齊列紫薇花。千枝瑣樹看成碧。一片卿雲半是霞。須與民間共狗攫。莫將官樣負清華。（羣芳譜。紫薇名怕癢花。梅堯臣詩。薄膚癢不勝輕爪。陸游詩。稱紫薇爲官樣花。）

紫薇花院後閒坐月境

卅丈花垣一丈墻。石欄啜茗晚盤桓。風知少女微時好。月向上弦圓後看。園東有古柏二株。弦後見月便遲。竹柏兩人影閒暇。星河萬里指闌干。且休久戀金波色。清露之中邊氣寒。

澹泉

紫薇花院後最西北。有井如智。發其覆石汲之。深二丈之綆。其脈由陋山來。當五華山出。水甚清白。無鹹苦之味。然亦不甘。蓋甚澹矣。名之曰澹泉。

汲得無波井。其深如古潭。由來上池北。穴出五華南。澹欲生虛白。清何計苦甘。曾陪隱之酌。似此又焉貪。

署西木臺將朽。遂拆之。遷於澹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墼疊爲方臺。名之曰碧雞臺。

草草荒園起一臺。不勞民力不傷財。兩層白紙餬虛牖。四壁黃坭疊大坯。寒重壓簷飛雨雪。春深繞屋走雲雷。縱橫方丈尋詩地。那值文人苦費才。

排闥誰何到此臺。碧雞山特送青來。兩三峯向研池立。四十里將屏畫開。疎雨晴時霞匼匝。夕陽沉後翠成堆。登臨更比東臺近。阮眼相看日幾囘。

水照青天似鏡臺。不因城市染塵埃。汪汪千頃涵清濁。采采中央詠溯洄。金馬山前多佛樹。黑龍潭上有唐梅。何如細讀王褒傳。縹碧光中節使來。縹碧雞見西京雜記王褒文。

半是公餘可上臺。坐看耕種到星回。滇俗以六月廿四日爲星回節。以松炬祀田祖。登臺望之明若繁星。不言不動知風自生魄生明記月哉。柔遠惟思鄭純法。籌邊休用贊皇才。祇今一片滇池水。唐宋何人得見來。

食家園新麥麵

後圃閒地多。偶種數畝麥。春來抽穗芒。有浪深二尺。園丁攜月鐮。刈之付磨石。霏屑出重羅。無以比其白。今年餅餌香。舊臘雪霜汁。快此麥秋風。黃雲滿粱益。

東園夏日

園池長夏樹扶疎。待到閒時意自如。爲試輕蓑去尋鶴。但拋香餌不鈎魚。老年可得惟加飯。結習難除尚著書。俗客何來詩客少。使君家似野人居。未用杜牧之句。

蜀葵花

蜀葵春早是滇池。夾路當階復滿籬。五色各爭高一丈。萬花分與占千枝。牡丹極豔何曾久。秋菊能黃又惜遲。惟此向陽開不斷。芳菲接到雪梅時。滇葵春半已開。直到冬末。一穗初殘。數穗復起。計花之久而繁。無過此者。余栽之甚多。花有紅紫黑白紺五色。其紅色又分大紅桃紅粉紅三色。惟無黃色。讓與秋葵耳。

紅藜杖

青藜杖數枝三年矣。丹漆之名曰紅藜。欲象唐之赤藤。

老龍拔鬚電搜壁。南詔蠻藤如血赤。昌黎唫罷香山唫。韓昌黎有南詔赤藤杖詩。白香山亦有南詔紅藤杖詩。萬里雲天隔梁益。我持節住六詔南。欲覓此藤無處覓。園中自有老藜根。斫取數枝握青碧。三年未免色模餬。半染苔痕半手澤。忽加丹漆華而堅。榔櫪橫擔五六尺。太乙吹火紅照人。不許珊瑚鬬王石。皤翁擕此東園來。一笠圓棕雙蠟屐。勁莖疎節輕于藤。皓鶴驚紅避長策。而今那有異牟尋。頗可扶藜傲韓白。

夏登碧雞臺

六月滇池上。登臺引興長。郊原酣雨氣。水木泛雲光。尙覺棉衣薄。全將羽扇忘。昔年泰山頂。似此得淸涼。

野鶴羣

六月廿六日。有野鶴爲羣。盤飛于宜園林杪。與園鶴相和而鳴。久之向南飛去。數之恰十雙也。園丁云。此鶴與園鶴朱頂者無異。滇中多有之。久晴將雨則入澤。久雨將晴則入山。秋田既熟。羣飛損稼。農人逐之捕之。雲南舊志惟有灰鶴無白鶴。葢習見野鶴耳。野鶴毛色不甚鮮白。宜園鶴初來。亦不甚白。養之逾歲。始全皓潔。滇鶴與余鄉淮海之鶴無異。惟自喙以下一尺頸全黑。不似淮

海鶴乃黑白二色相糾轉也。

忽驚林杪白紛紛。廿鶴盤飛自結羣。濕羽昆池嫌滯雨。振翮華麓快晴雲。高吭引和清相應。衆翅搏風颯可聞。能舞終憐園內鶴。褊躚肯向鮑參軍。

題碧雞臺

不難終日住樓臺。難得臺從古跡開。山在益州雞縹碧。節持漢使羽琣璁。二千年上神光在。五色雲中翠影堆。若是倚樓橫塞雁。王褒還擬洞簫來。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疏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疏影暗香交水月。若教作畫頗難工。誰知和靖詩心在。透入蒼山石骨中。清淺倒垂枝掩映。黃昏斜倚氣朦朧。妙從不甚分明處。兩面縱橫覓句同。

九日登西臺

九日登臺近更宜。豐年佳氣滿昆池。直從綠雨鋪成後。看到黃雲捲盡時。拙政無如觀穫樂。新炊端可望烟知。白秔一石銀纔兩。穀賤傷農是謬詞。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

古有驃國樂。今有驃國玉。翡翠玉來緬甸。緬甸即唐驃國。朝廷不寶之。此玉入流俗。色不尚白青。所貴惟在綠。炫以翡翠名。

利欲共爭逐。佳者比黃金。價更倍五六。滇關駝玉來。麤皮皆碌碌。貪綠在皮中。若可見其腹。或以千金享。或判卞和足。及剖乃異色。（今多淡紅色。青蓮色。即報春花色。）幾千抱玉哭。或見綠一斑。喪斧少償贖。若得綠一拳。即能潤其屋。緬夷賴爲利。斷之彼窮辱。此貨走東南。狗之意殊戚。貴賤有何常。好尙誰反覆。所寶若青紅。綠璞成賤璞。

西行閱兵憩雲南縣青華洞

青華古洞最清華。水木分明又一涯。湖墅羣飛朱頂鶴。（是日有鶴數十隻飛旋水上。滇人不名曰鶴。但呼之曰朱頂紅。）郵亭濃發白崖花。縱來遊客難尋穴。（洞有水阻。）可有詩人此住家。但使琴堂非俗吏。必耽元狩舊雲霞。（雲南立縣。始漢元狩。至于彩雲見於白崖之說。不見於古書。）

點蒼山書所見

睡醒榆川夜雨殘。曉來積雪滿蒼巒。早霞西掩青爲蓋。初日東升金作盤。雪嶺不知何處去。火雲忽變作奇觀。赤城紅燒烟消散。玉嶂依然白氣寒。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楊升庵寫韻樓。又至大雲堂外。觀龍女花。

十五峯前洱水涯。舊樓還是野僧家。楚雄垂柳不堪折。折得一枝龍女花。（升庵過楚雄。作垂柳篇。龍女花惟此地有之。高數丈。花似單瓣白茶花。稍大而

韻勝之皮色亦相似。惟葉長而不臨。或山茶之別稱歟。

重修承華圃教場閱武

省城內五華山西有校場。卽前明沐氏之柳營。今名承華圃。其堂有康熙辛卯年舊扁。曰景武堂。庚寅冬重新之。周築土牆三百六十丈。留取土之坎。以爲荷池。堂後存古柏四大株。餘樹皆朽。今栽新柳數百株。加以雜花。此地閱小隊官兵演連鐶擡礮最便。

柳營舊是沐家場。今日重修景武堂。坐榻頗宜依大樹。射屏還與種垂楊。池邊共遂爲鵝願。階下還凝畫戟香。旗偃梅花軍士散。吟鞭歸去又斜陽。

臘月十四夜遊宜園

殘臘月將滿。月下宜有梅。古梅三十樹。衝寒香半開。梅邊宜有鶴。雙鶴立老苔。與梅夜相守。不覺清鐘催。宜亭竹柏影。參差接東臺。試問此園境。豈不宜我來。扶藜復行樂。去年此夜游園有詩。獨往無人陪。斯時思所宜。宜于漉新醅。雅欲學古人。對月引一杯。白墮不我醉。白鶴不我猜。梅花再百臘。我亦古人哉。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仿名家四時山水小景四幅。石質皆堅滑如玉。其一。高五寸五分。寬一尺。上方綠色橫山。起伏有

情。下有烟霞青紅二色。勢亦起伏。題曰春谷烟霞。仿趙鷗波設色也。其二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中横赭色山。似有暑意。山上烏雲横流。鬱然含雨。題曰夏嶺蒸雲。擬高房山染法也。其三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下有坡樹。中隔溪水。水外山村。色雜黄騣。具霜林之趣。題曰秋山黄葉。摹黄子久筆也。其四高九寸八分。寬五寸五分。主峯中立。皴染無多。而積雪甚厚。峯外雪氣滿天。題曰寒峯曉雪。用倪雲林簡筆也。

點蒼山裏石。畫繪皆天生。乃不曰天生。翻云入畫成。子昂與子久。二難何可并。房山力淳厚。倪迂多逸情。既謝縑楮質。豈許丹青爭。春谷霞彩暖。夏嶺烏雲横。秋村有黄葉。冬雪曉未晴。設色倘非異。神韻入妙精。筆跡不可求。渾脫疑且驚。我縱各題品。未足揚其名。此物自不朽。造化詩無聲。

揅經室續集卷十

文選樓詩存第十七

辛卯

承華圃爲校武場重修之後。隙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種花果。

笑指清溪百種花。此間卽是汝生涯。陸魯望賣花翁詩。笑指生涯樹樹花。紅桃白李初栽樹。細柳新蒲盡發芽。方朔縱來能幾度。王戎雖好莫專家。秪須贏得他年說。買夏探春近五華。

東園祠壁畫十二月花神像

正月梅。二月杏。三月桃。四月優鉢曇。五月榴。六月荷。七月紫薇。八月桂。九月菊。十月山茶。十一月山海棠。十二月蠟梅。又加牡丹花王。閏月靈芝。山海棠似垂絲海棠。由富民縣移植之。靈芝大如扇。去年産於香雪齋後院

譜出羣芳是喜神。素卿圖裏又朝眞。本爲花國妙香國。合現官身女子身。廿四番風半弦月。十三圓閏兩頭春。石榴皮澀梅枝老。書畫皆當問道人。樹老園深合有神。冥冥煙氣列羣眞。妙將畫譜分仙譜。笑指花身卽應身。諸品有情皆示相。一年無日不生春。千紅萬紫東風面。可識寒香是主人。持梅者貌近余。

甕盎牡丹盛開。列置坐右。

揅經小室紙窗虛。老共名花一室居。笑巽青蓮拈亦可。意同紅杏鬧何如。留香荀令濃薰坐。作記歐家雅著書。莫道春光不相稱。任將華髮對花梭。

壓案花光豔豔明。繞牀花韻暖風輕。硯中綺語春休洗。几上有影牡丹石皮子硯。鐙畔天香夜更生。貴客獨饒書卷氣。美人靜遏管弦聲。不禪不伎亦君子。莫矯恆情諱愛情。

點蒼中峯圖石屏

蒼山平列十九峯。峯峯黛色參天濃。惟第十峯居正中。最高常與雲霞衝。此峯右坳產畫石。丹青幻出山千重。世間雲山畫不了。且能自畫眞形容。上峯下巒合古法。皴染一變成南宗。豈非荊浩傳關仝。放筆直掃青芙蓉。

大理石五色雲屏

鼇足既立還補天。有五色石可以鍊。石破天驚秋雨晴。彩雲流作雲南縣。雲南縣。漢元狩置。舊志以爲因彩雲現。漢元狩雲入蒼山。二千餘年看不見。雲化爲石無處尋。石若爲雲亦能變。五丁夜半踏天來。割取彩雲持一片。是雲是石渾不知。紅綠青黃雜爲絢。雲中君兮在雲中。冠劍切雲采衣袨。前驅望舒後飛廉。旗節虹螭擁雷電。靈

連蜷兮曷歸來。歸極蒼山睨眞面。爛然立作四尺屏。配我端溪三尺研。此石贈陳雲伯。雲伯有和詩謝詩。又來函云。寒家不能世守。遂攜置嘉定震川書院書齋。

道光十三年正月十日雲南五色采雲現。

雪浪石屏第三幅

走雪飛濤浪花濺。孫知微畫世罕見。洱海波翻漾濞灘。石畫忽然開片片。坡公詩句在定州。萬里神工爲詩鍊。黑質白脈纏兩面。雪浪奔騰復回轉。石可言詩素爲絢。奇妙獨到水中漩。蒲家活水慈壽院。亦能瀉跳盡水變。此爲雪浪第三圖。入水不濡非紙絹。可惜坡公未曾見。持與蘇齋問眞贋。

清河書畫舫。有孫知微水石圖。卽坡公雪浪石所擬也。蘇公畫水記。謂蜀孫位畫奔湍巨浪。盡水之變。又在大慈寺院看蒲永昇倣知微畫活水廿四幅。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正面橫皴山崖不多。中留一洞。極爲清楚。背面略如畫家開障之大鈎。大鈎之下卽清虛絕無皴染。及迎日光鐙光照之。則山形多現於夾層之中。洞影透漏於盡鈎之下。頗非簡筆。眞老杜詩所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也。茅君內傳云。王屋第一洞天。曰小有清虛之天。卽老杜所云小有天也。昔坡公在揚州得英石。因杜詩名之曰仇池石。享爲希世之寶。此石似更得老杜詩意。

點蒼雲裏石。王屋洞中天。杜老仇池意。茅君福地傳。穴山潛見日。磨玉潤生泉。萬古清虛境。來吾尺硯邊。

梨花雲石屏 伊莘農石

梨花雲。夢中路。春山都是梨花樹。石中花樹半雲遮。王仲初詩在何處。曾記西山遊戒壇。羅睺嶺下花漫漫。白雲綠樹尋詩去。店舍無煙多曉寒。關山路遠月相送。幾度梨雲含雨重。今日點蒼山裏雲。畫出春遊舊時夢。君亦春明思故園。滇衙花石冷如村。吟詩同似潁州路。春月溶溶深閉門。

仿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石屏用東坡韻

玉斧劃出六詔山。點蒼萬里空雲煙。汴京應畫河嶽色。馳情江外何爲然。晉卿疊嶂古名繪。山頭遠樹煙中泉。蘇詩與畫共南渡。竟使半壁撐山川。宋絹色褪似粉本。傳流當在宣和前。煙雲變幻七百載。鍊石遠補西南天。良工磨琢使平滑。奇景突見清且妍。翠嶂出沒水煙裏。呼龍種玉耕煙田。此石毋乃畫所化。款題道光十一年。似雲非雲是煙氣。浮青籠碧松娟娟。嶂巔皆似有遠松排點。紙窗靜對繼以夜。鐙影透石娛清眠。晨光穿漏宿雲解。又似縹渺營邱仙。坡公是時在翰林。又題王晉卿藏畫有縹渺營邱水墨仙宿雲解駁晨光漏句。我來洱海八千里。詩畫與石生三緣。月石風林在何處。月石風林屏。東坡贈小蠻者皆有詩。且和坡公此一篇。

題花隖夕陽遲石畫研屏

新雨綠兩山。中有尋花路。一路雲漫漫。詩人自來去。我愛杜彥之。若在花間住。桃李與棠梨。亂撥雲中樹。山坳木筆多。紫色含煙霧。疑是輞川人。自畫辛夷隖。丁度集韻隖有去聲。風日故有情。光景妙於暮。遲遲夕陽色。默默林花趣。嗟此一片石。幻出古詩句。我欲買春山。惘然在何處。

五色杜鵑花

滇中杜鵑花樹。有盈丈者。同一紅色。分淺深三四種。又有紫黃白三色。

處處山花鬧子規。啼紅深淺萬千枝。誰知花鳥多顏色。紫燕黃鸝白鷺絲。

梅子黃熟摘置研旁其香更幽於花

夏雨園林梅子黃。摘來清味比花長。卻從芍藥荼蘼後。又作人間一段香。

石雲圖方石屏

洱海十九峯。雲氣出其穴。溫則合爲雨。寒則霏成雪。卽使爲綵雲。變化同一瞥。異哉石中雲。舒卷自怡悅。石可使雲生。亦可使雲結。終未散於風。千年不磨滅。

青山白雨硯屏

縹渺營邱水墨仙。青山白雨疊雲煙。分明又見宣和譜。雨腳曾題僧巨然。

題仿小米山林小石屏

坡陀小樹綠陰肥。一角秋山是翠微。雲氣襯空攢點濕。化工也學米元暉。

登西臺觀栽秧畢

水木共明瑟。巖岫交清蒼。獨有平疇中。淸淺含輕黃。知是滇池邊。農戶皆分秧。耕種亦已畢。稼穡茲爲良。懷新足雨氣。發秀浮風光。時見戴笠人。牽牛茅屋旁。豈知登臺者。憑檻遙相望。民情靜如此。吾意亦徜徉。

詠藜杖欏拂木鑿靈芝

宜園無華飾。樸質如山村。靑藜以爲杖。削枝握其根。欏葉爲拂子。可以助淸言。老樹朽自神。斷之以爲鑿。可以臨池坐。可以置石盆。忽然有靈芝。如盤產後軒。采之供硯側。綠黏松柏痕。園中皆自有。外求戒其煩。吾室安於陋。吾道乃可尊。

雲臺圖石屏

山以雲臺名。多不計其數。吾足跡所到。已有三五處。此有雲有臺。又有登臺路。著色皴老蒼。尺幅傳董巨。阮翁亦一山。與石固同趣。

題烏林雷雨石屏

天欲雨。山模糊。長林葉黑雲氣烏。大米小米高尙書。合其筆力爲此圖。右角雨腳蓋日腳。左角雲重墨亂塗。石背翻手忽動色。潑墨有似頭所濡。風雨撲地鵬落翅。雲頭狂卷龍追珠。此中必有阿香車。請君屬耳聞雷乎。天生石畫出葉楡。與楚雷鐘皆可雩。余藏楚夜雨雷鐘。宋拓本。雩時每陳於家。語爾片石毋豪麤。泰山觸處方合膚。

和伊莘農中丞龍雨闘石屏歌

誰探驪珠得詩早。夢得引盃眞絕倒。一時元白懷古情。罷唱不復尋龍爪。孫位潑墨畫葉龍。五爪怒攫生雨風。古人詩畫各不朽。淪入點蒼文石中。石中墨龍飛上天。畫龍不畫龍身全。青山白雨走雷電。惟見雙掌拏雲邊。益州邪龍如太乙。中有丹青萬枝筆。但須畫爪勿點睛。惟恐僧繇一龍失。祇今雷雨昆明池。六月著手寒龍皮。石翻不見兩龍爪。惟見雲頭兩腳下壓長慶詩。

蕉林天影小硯屏

零陵庵中書綠天。點蒼山裏藏畫仙。仙人畫蕉先畫影。說與凡工渾不省。遮頭高葉最老蒼。葉邊日色浮輕黃。靑如遠山綠如水。幾層濃淡涵天光。吳小仙。學此幅。硯側小屏一片玉。紙窗畫影看不足。更向鐙前照空綠。

嶧陽孤桐石屏

萬古弄石者。禹貢開其宗。此畫有鉛氣。峯右多黑松。是眞可詫之怪石。況有離琴灑瑟之孤桐。主峯絕似嶧山峯。披皴略與梅花道人同。桐身孫枝老更綠。蒼然特立秋色中。爭南嶧山隔萬里。乃有蒼洱文石爲化工。山靈讀經又讀畫。丹青幻出人無功。今當立我書硯側。聽我萬壑彈松風。

大理石宋柏圖用杜工部古柏行韻。

畫宋柏圖圓障逕一尺八寸半。正面右有柏身。樛轕偃蹇。枝葉無多。襯以雲氣。背面則枝葉繁多。影濃陰重矣。

黑水漢祠森宋柏。南詔蒼山劃文石。石中柏影八百年。幹老陰濃三五尺。潑成翠瀋唐梅驚。琢出蒼虬龍女惜。圓障翻爲兩面圖。雲破枝回月輪白。眉山兄弟來潁東。畢宏韋偃泣幽宮。醉翁松石畫何在。虢山過眼雲煙空。豈料今日滇水上。更貌古柏爲屏風。埋骨難期石不朽。論心還是詩有功。笑余書卷常充棟。萬里舟車已愁重。更題此石將如何。夜靜月虹若爲送。君不見孔明廟柏幾回種。唐碑字蝕閣羅鳳。千年古木化炊煙。石鼓曾爲舂米用。

唐梅宋柏皆在昆明黑龍潭。余考漢志。昆明有黑水祠。即黑龍潭歟。蘇子瞻子由過潁州。歐陽永叔以虢山松石屏令賦詩。大蘇詩有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之句。龍女花古樹。惟大理有之。

野鸚哥

園林綠羽日紛紛。舌弄娵隅是野羣。千里相投作蠻語。門前多少郝參軍。

大理石仿古水小册十六幅歌

仿古山水小册二册各八幅。八直八横。皆以七寸半四寸半爲度。就景題名。克肖詩畫。各能精妙。

八直幅。一翠峯霞影。仿小李將軍法。太白廬山謠。翠影紅霞映朝日。 二夕陽花隝。仿黃鶴山樵。杜彥之詩。花隝夕陽遲。背面倒看。亦得柳塘春水漫之趣。 三湘烟漁曉。仿方方壺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背面有日未出烟未銷之意。 四山紅磵碧。仿輞川著色。退之詩山紅磵碧紛爛漫。 五天際烏雲。仿大米法。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背面靑綠甚鮮。而畫不入格。故不選。 六夕陽洗綠。仿鷗波設色。魚玄機詩。夕陽沉沉山更綠。 七峯陰凝紫。仿高房山渲染。少陵詩。紫閣峯陰入美陂。亦兼取王子安烟光凝而暮山紫意也。 八寒峯縹緲。仿郭熙水墨。陸魯望詩。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緲稱。乃在虛無裏。坡公詩云。縹緲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邇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八横幅。一江梅春霽。仿黃子久著色。用粉點梅花。杜必簡詩。梅柳渡江春。 二烟江疊嶂。仿王晉卿卷尾一段。晉卿和蘇詩。晴雲漠漠曉籠岫。碧嶂溶溶春接天。背面倒看。更得烟江之趣。 三杉林茶焙。仿范華原谿林法。皮鹿門茶焙詩。九里共杉林。杉林焙名也。 四石壁烟虹。仿夏禹玉劈法。張燕公詩。石壁淡烟虹。背面合返照入江翻石壁之景。 五窗納遙青。仿曹雲西。孟東野詩。開窗納遙青。遙

青新畫出。　六。雲深采藥。仿梅花道人。賈浪仙詩。祇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七。翠微黃葉。仿郭河陽。和靖詩。村落飄黃葉。人家濕翠微。　八。雙峯立雪。仿馬一角。東坡雪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曾埋沒有雙尖。

點蒼石畫畫者誰。造物不以心爲師。模山範水有古意。半出唐宋詩人詩。詩中妙景卽畫本。唐宋元畫成派支。小李大米馬一角。房山鷗波黃大癡。水墨雖變金碧法。吳裝設色今方滋。研磨丹赭擣青綠。勻和粉墨調燕脂。石髓如泥任搏造。更如學杜得骨皮。化工心力在於此。餘事付與人間爲。但見匠人割取怪石出。問以詩畫瞠不知。化工得意輾然笑。文章天成乃爾偶得之。煙銷日出柳州句。山紅㵎碧昌黎辭。雙尖白雪埋馬耳。夕陽綠黛吟蛾眉。集此小册十六幅。宛然手筆新淋漓。石可共語索題句。幅幅幼婦韓陵碑。旣爲特健之古藥。亦非宓機之絹絲。反惜古人不見此。收藏鑒賞今何遲。君不見洱海蒼山中有詩畫窟。一經拈出多神奇。我所不見更什百。拙工橫割尤可悲。所以自古才人恨不遇。畢宏韋偃死猶發巧思。若使歐蘇選石如選士。世間佳器應無不遇時。

永叔著松石屏。令東坡賦詩曰。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題相送柴門月色新石屏

先乃圓幅。損邊改爲方幅。不足尺。晝看無多痕迹。上有淡痕兩道。似兩岸夾一溪。下有淺烏痕一道。似山非山。及迎日光鐙光照之。則烏痕變爲木柵。高寸許。橫覓幅。柵門外之光明。眞是月色一溪。兩岸朦朧。向江而去。溪中黑斑。又似舟帆。故以杜句題之。詩境湧出矣。

紛紛月色滿柴門。杜老詩情細與論。不料照人能白石。竟如送客過黃昏。清溪兩岸灣成影。野艇孤帆遠著痕。何日暮天秋水外。得扶衰叟詠江村。

屢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願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臺相望。十日之久。又值秋試。遊者如雲。爲向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民心祝聖壽。帝德被民夷。石米錢千箇。滇中市斛。隨處不同。約計糙米百斤。値千錢耳。三坊燭萬枝。昌丰遊皓月。歌吹滿滇池。試覰眞消息。路旁無乞兒。

暮登碧雞臺

暮登碧雞臺。西山碧如玉。霜後嵐氣清。斜陽明水木。曾見分秧時。卅里平疇綠。轉眼稏黃雲。村村已登穀。半年好晴雨。天意憐蔀屋。歸來治夕飧。一盂新米粥。

霜降芋田收芋

去年種蹲鴟。入土深一尺。其上覆以土。更種小來麥。麥熟拔數斛。餅餌杏可炙。夏時芋發苗。入秋酣雨澤。霜降掘其根。纍纍綴千百。曬煮佐晚飧。膩者玉肪白。風味似田家。錦里先生宅。

爲林小汀表弟（怡曾爲兵馬司指揮）題繞綠來青書屋兼以青綠山水滇石寄之

有官小試執金吾。軟紅塵裏乘鋒車。車前列卒持鞭呼。又開柏臺臺上烏。此君掉頭仍讀書。橫冶山色青其廬。廣陵最好西山色。橫山青青冶山碧。我昔曾爲山裏行。雅愛山中好泉石。結茆更宿溪上村。況近古莆外家宅。[illegible]山相國（王文通公）君外家。墓田松柏橫山遮。牛眠卜此豈無意。所以谿上題梅花。（謂外祖榮祿公）書來告我新園小。收得西山山色好。我選滇石遠寄將。畫出西山若天巧。秋田稻熟兒能文。排闥青來綠繞君。家山色閱人多。寄言我又垂垂老。

作石畫記並題

畫家能寫景。妙與詩情通。人力不能到。始識天有功。北宋號山石。幻出月與松。歐蘇共題賞。畫法擬畢宏。今之點蒼山。石畫生中峯。（第九峯腰。）溯畫所自出。五色生山龍。（今紅綠透明者。出龍王廟洞內。）昔惟白與黑。今更綠且紅。分繪及開障。著色皆南宗。雲霞絢采采。水月交溶溶。霜樹渲其秋。雪林染於冬。畫梅女字枝。畫樹點翠濃。畫雨極

雨勢。兼挾雷以風。或耀金碧色。或示希微踪。蘇題松石屏詩。上有希微踪。或仿董北苑。或摹米南宮。近可及馬夏。遠或成浩仝。品畫各靜妙。寫句尤巧工。透光借鐙照。滑澤塗蠟烘。碌碌或如玉。星星眞有銅。石內或磨出銅星灼灼。可見各色皆銅氣也。小屏立硯北。大幅懸牆東。收藏鬱林船。江夜月貫虹。吳裝非古派。其時值段蒙。何以石畫法。皆與吳裝同。蘇黃作詩時。大理已誠儂。何於唐宋句。曲盡其形容。滇少詩畫友。得友在石中。舊交久零落。歎息感於衷。豈無新交遊。自顧嫌龍鍾。宜此特健藥。書畫之佳者。名曰特健藥。與之相磨礱。更如與談理。點頭對生公。我固愛石友。石亦依雲翁。

題大理石雪林石屏用蘇黃雪林石屏韻

晴雪浮白煙。紫樾猶含陰。飛飛玉田氣。森森翠柏林。皓色透石背。林影相與深。蘇黃若驚見。奇妙添詩心。

雪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此石以淡墨襯出白雪數峯雪景分明如畫

夜雪滿山野。曉色猶沈陰。北風撼松雪。雪落森翠林。遠峯立羣玉。寒意分淺深。何能日無事。聊娛匪石心。

小方兩面石硯屏

正面題浮嵐暖翠。較黃子久圖無皴染之迹。背題鷓鴣天。合兩昏青草湖邊詩意。

畫家無此好峯巒。權作丹青一橙眞。著手翠痕殊不冷。沾衣嵐氣未曾乾。始知山裏神仙巧。應笑人間筆墨難。名蹟漫題黃子久。苦吟還想鄭都官。

論石畫

古今諸畫家。各自具神理。染煙復染雲。畫雪亦畫水。至於日月情。能畫者罕矣。惟此點蒼石。畫工不得比。如日觀峯烏雲紅日。月中山影。相從柴門月色新諸幅。峯巒天水間。空氣須遠覩。即使遠可視。無迹誰能指。滃然似渲漬。渲漬難到此。脫化有眞神。渾融成妙旨。若畫沒骨山。門逕從此啓。宋元虛妙處。唐人已難擬。此石更妙虛。元箸超超耳。始歎造化奇。壓卻絹與紙。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畫者。貌我爲采芝選石搘柏扶梅四圖。

一采芝　香雪齋後。丑寅卯三歲生三芝。皆大如團扇。其色綠。

高齋北廊外。三歲生三芝。綠受梅雨潤。堅得松風吹。采之思止止。虛室吉祥時。

二選石　年來頗愛大理文石。衆石雜陳。以能合詩畫之意有色澤者。入選。

我心詠匪石。惟石可以轉。文石出天工。棣棣我所選。譬如古畫圖。入手頗能辨。

三搘柏　督署二門外有古柏兩行。西北一株上已槁。而旁出一枝。拗垂有勢。惟慮風搖雪壓。舊以木搘。余易以鐵。永愛惜矣。

古柏科上槁。計已數百年。一枝垂夭矯。何以全其天。鍛鐵搘拄之。其壽可以千。

四扶梅　香雪齋射圃古梅。皆百年外樹也。其腹空⿰土斯。而花頂尚繁。玩其生氣。皆由皮膚上行而出於枝。虞其折也。皆扶以柱。

古梅半朽⿰土斯。繁花生皮膚。譬如年老人。會須與杖扶。我亦扶紅藜。幷梅同一圖。

遊黑龍潭者。采唐梅一枝來。

耳鼻有聲臭。聲臭安能長。隨風卽消散。歲月空茫茫。昨有今已無。何況溯李唐。滇中有唐鐘。我得聞鏗鏘。滇中有唐梅。我得嗅芬芳。計我耳與鼻。好古非尋常。一枝浸研水。氣味千載強。世少百年鼻。花有千載香。

茶隱日作

杏花春雨梅花落。又見桃花接杏花。處處東風無不到。年年物候未曾差。病餘須是閒看竹。飯後還宜淡煑茶。屈指古稀甚相近。衰軀可得臥京華。

辛卯南掌國貢馴象到省臺。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臺前辭行。

南掌茫茫古越裳。（禮部則例云。今南掌國卽古越裳。）朝天萬里願梯航。譯來水象皆編字。蠻觸無爭誓水長。（譯曰。掌者象也。南者水也。彼中多水象。因以名其國。去秋入貢到邊。與邊外部落莽水歃牛盟誓。以後世和不相蠻觸。亦佳事也。南掌貢表及呈總督文書不用紙。皆用蒲葉番字橫行。蒲似木梯長尺寬寸而圓之。盛以如塔之漆木器。是時鑾儀衛正需添象。）

馴象高頭跨錦韉。（象高六尺餘。象奴錦布衣。）碧雞坊下萬人看。分明各有花名字。領隊相呼服貢官。（象各有名。如此次麻翆玩。麻翆克等是也。）

特向轅門報象來。轅門應爲象雙開。欲從遠看趨閶闔。先到行中書外臺。（象入城先稟到後始歸象房。遲日再到堂跪見。）

貉隸原能與獸言。象胥還向象前翻。立行跪拜皆能聽。可把人情與象論。（象奴有番話令之行止。則行止。令之跪拜則跪拜。且可有勸諭之言。象皆能聽之。行至北地過渡等事。象奴每令之止而索賄。今諭從象官嚴禁之。緬甸亦貢象。其象之言又與南掌象言不同。）

巍巍馴象入門徠。貢使夷奴次第排。向上能行長跪禮。青菱糯飯食當階。（象來見余。入門至大堂下。行長跪禮。賞之以糖草糯米飯。卽在階前以鼻卷食之。）

象產炎方未見寒。遠行總要保平安。中州風雪須教避。似解人情亦喜歡。

豈獨懷柔到遠人。此心柔象象皆馴。楚南一路鶯花地。送爾行看上國春。（予奏象生南方。畏乍寒。請春暖始行。）

花象曾看貢上京。翰林詞賦早年成。（乾隆五十四年。緬甸國貢花象。時予在翰林。曾作賦一篇。）今詩送爾春明去。好侍鑾儀永太平。（象負寶瓶。取太平有

彙。蔓

余因女羅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

致爽軒外列茂林。臥榻牕前森古柏蒼皮。絜取十六圍。直立苦身六十尺。老梅根下亂石中。刷出玲瓏作盆石。其高半尋重十鈞。其穴可穿已逾百。我坐軒外如老僧。以石爲主我爲客。他年此石閱人多。弄石幾人如米癖。桐杉甘露寶晉齋。此柏黔寧沐藩宅。督署舊基不可考。但行列老柏皆數百年物。似沐藩地也。日暮聊吟古柏行。樹大由來皆愛惜。

軒扁爲福嘉勇公所題。心念致爽軒乃米元章寶晉齋西軒之名。有上皇山八十一穴之異石。今豈似之。日暮無悰。閒步林下。得一石高五尺。重三百餘斤。運置軒前老梅石盆中。剔其穴。通貫者百餘穴。大者貫以梅條。小者貫以繩線。繩曲不能穿者。以壺水灌之。則串注四出。是此石之穴多於米石。且米石如椀容指者。未必皆通也。米石百夫運。此則四夫舉之。軒牕前古柏圍八尺。高八丈。比米軒。新植之桐杉復何如耶。

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

西軒柏下列奇峯。風雨雕鎪月嵌空。小有天居大有上。茅君內傳。九華石在五華中。節署在五華山麓。穴皆可貫扶梅過。

曲不能穿注水通。應把朝來看山笏。拂袍還拜百玲瓏。

再用山谷壺中九華韻

飛來峯不能飛去。雲竇淸虛雪竇空。石乳欲尋丹井畔。冰心還在玉壺中。曾聞仙客三山遠。秪笑迂儒一孔通。白日黃昏休與唱。使君本不聽玲瓏。

健忘

健忘有病藥休嘗。老去中懷難自強。公案煩勞心少力。早年記誦學全荒。本無蕉夢鹿何夢。不但筌忘魚亦忘。誦帚誦苕何所昉。可知此意出蒙莊。

松雲身

茯苓重三十斤。形如小兒。一根直貫。而苓抱之。眞所謂抱木茯神也。予名之曰松雲身。

古松將千年。其根當有神化爲長壽苓。其形頗似人。一根貫頂踵。抱木斯爲眞。滇雲所凝結。可號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卽歐公鴉石屏。

畫譜。載李成寒鴉圖。久稱名蹟。乃石畫亦有此景。六一居士。蓄虢山石屏似多。而鴉石屏居其一。歐公詩曰。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我今此石屏。亦似營邱之畫。六一詩又似爲此屏而題。豈今蒼山之鴉石屏。卽歐公之鴉石屏耶。非仙畫那能如此。

我慕集古六一翁。家有石畫諸屏風。已屬東坡吟石松。更自題出鴉盤空。營邱寒鴉圖最好。號山仙人得其稿。何年畫入石屏中。故遣歐陽以爲寶。今時復遇蒼山仙。繪出寒鴉釀雪天。恨不得獻歐公前。泥公再與詩一篇。命石跋牡丹記。古人玩物各有志。我題蒼山百石屏。詩畫情深亦佳事。更題山月石屏中。世有歐蘇知此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

北宋有號山月石屏。歐陽永叔梅聖俞蘇子美皆有詩。蘇子瞻又以月石研屏。涵星硯。贈范純甫。亦倡和有詩。東坡志林又云。月石屏眞者必平。然則彼時有贋而不平者。此石山雲蒙籠。如月初上。非弦非眉。余以杜少陵四更山吐月句題之。不謂之四更不可也。

兩山揖主客。讓立虛其中。煙雲不分明。夜色寒滿空。夢醒看山影。有月生於東。不知夜何其。但見彎月弓。擬弦則未滿。比眉乃又豐。若是三更夜。當與弦相同。若是五更盡。眉將細朦朧。四更山吐月。杜老句恰工。何以蒼山仙。畫與杜句通。闇然尺幅裏。赭墨情渾融。清輝出峯上。稍有輕雲籠。月石必有詩。雅意思醉翁。古今師友間。誰復如坡公。還思星硯側。月石雙屏風。

題林屋洞大之橫石研屏

此石爲橫幅。綠山。山石有洞。洞內白雲。洞左青雲。山左之上有紅色繁林。背則低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頂綠點似萬松漫翠。畫法雅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癡。不能相假。

包山洞口白雲封。洞外青雲色更濃。紅照夕陽千樹橘。唐時。洞庭采貢橘。太守親往詩舫歌船最盛。翠堆高嶺萬株松。小屏已見題公翠。横幅還教擬克恭。奇絕蒼山畫仙筆。似曾到過莫釐峯。

樹林石硯屏

古無石畫。唐思黯文饒所蓄多太湖英石。樂天自蘇歸洛。亦惟太湖石兩片而已。惟微之有石硯屏詩曰。磷磷石屏上。濃淡樹林分。似有畫意。亦不知何山之石

我耽石畫如耽酒。得畫便如盃索詩。兩片太湖吟白傅。一屏林樹問微之。若言坐石能醒處。是我題詩欲醉時。留待後人分去看。泥誰佳句泛誰巵。

浮嵐暖翠天際烏雲兩面石畫屏

君謨夢去詩仍在。流入坡仙長卷內。有詩有帖卻無圖。紅日烏雲誰敢繪。黃鶴山樵畫翠嵐。酷似鷗波染螺黛。餘情更畫畫之背。雨重山明雲靉靆。縑楮收藏認宋元。可憐過眼皆雲煙。不知一片蒼山名。畫夢還傳幾百年。

天台應眞圖石屏

此石之右。仿佛有羅漢象。遠視更明。天台山賦曰。應眞飛錫而躡虛。此屏捐置邑北太華山太華寺。

雨後晴雲如擘絮。綠嶺青巖半流露。山下飛泉衆壑深。山上霞標破紅霧。翠屏忽見應眞來。不識三幡在

何處。

點蒼山中畫仙人歌

我謂點蒼山裏有畫仙。畫仙之妙勝畫禪。眞宰上訴辛又辛。毛錐下擲山爲穿。丹青水墨成山川。變幻雨雩揮雲煙。幅幅皴染色澤鮮。大小册幅佳者千。仙人成仙在何年。唐宋以後明之前。如謂吾說或不然。何以宋元各家畫法天然全。吾見王齊翰。吾見展子虔。其畫古拙劇可憐。那如董巨趙黃相後先。石中畫筆神而圓。若非仙力何能焉。滇山寶藏鑄貨泉。誰題六法誇一卷。獨有仙人鍊石蒼山眠。得以文章妙手成其天。訪仙不見非無緣。眼前畫石皆偓佺。此山少遇唐宋賢。不以詩傳以畫傳。我來選石滇館邊。手記眞蹟成一編。君不見大癡伯雨昇仙仙。黃大癡。張伯雨。皆有昇仙之說。當有仙風道氣通琅嬛。

題重修暴書亭册

聞道嘉禾丙戌秋。暴書亭子又重修。果然李杜文章在。還見江河萬古流。

拜竹詩龕。馮氏登府以暴書亭外集寄滇。並重修暴書亭册索句。計嘉慶丙辰予修亭之後。今三十餘年矣。昔見亭廢而址猶存。村民云。若有以一鋤犯址者即病。余修亭乃用四石柱。柱刻各詩詞。予生平不作長短句。惟此亭和竹垞百字令韻二闋。刻於柱。丙戌重修搨來。仍舊柱也。先生歸矣。記江南春雨。扁舟初泊。自種垞南十个竹。老謖雛雲相托。幽綫

牽魚弓枝射鴨。足伴墳詞樂。畫圖長在。肯教蹤零跡落。今日水淺荷荒。巖低桂蠹。殘址難斟酌。何處牆邊樓影小。曾屢芸窗風露。儲老乾坤書懸日月。莫自悲亭壑。重摹橫卷。遠山還染三角。嘉慶元年秋。試舉嘉興。得觀曹秋岳竹垞圖。屬周君采巖摹寫一幅。並錄竹垞老人自跋。及同時諸和作。郎和百字令原韻題後。以邀和者。十二月十二日。書於琅嬛仙館。南垞荒矣。問書船游水。何人停泊。經卷詩篇零落後。魂夢向誰棲托。把酒能招。披圖相慰。畢竟歸來樂。結成亭子。我今重為君落。才見五馬行春。雙鳧漾水。攜畫同斟酌。尚有孫枝桐葉在。護爾秋風蓮幕。石疊栽花。引牆園竹。依舊分林壑。者番題柱。夕陽休礪牛角。元既摹竹垞圖。和詞題卷。復屬伊太守湯安司令尹能任。何令尹際昌。重建暴書亭。立四柱以鐫文筆。嘉慶二年秋。再至嘉興。適當落成。太守復得其後人。授以館穀。且為畢婚。皆佳事也。因復和此詞。書於卷後。男祜錄存。

和香山知非篇

我不能飲酒。又不能悟禪。七十不知非。何以學樂天。晨興頗不早。日色臨檐榻。盥後一餐飯。早衙鼓吹傳。
文者說案牘。武者籌遠邊。散衙日已午。退食何蕭然。老僧居大寺。食肉而烹鮮。握筆判事畢。餘墨因詩研。
聊策赤藜杖。看竹復煮泉。有鶴亦有松。有魚亦有蓮。靜無客共話。倦就榻可眠。身有閒適時。心旌皆如懸。
迴思數十載。浙粵到黔滇。籌海及鎮夷。萬緒如雲煙。役志在書史。刻書卷三千。計刻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江浙詩選。及師友各書。約三千卷。
百事攝于心。心力懼不堅。勞勞成健忘。智慧不及前。七十原當衰。諱疾將蹶顛。自誤安足論。誤政有重愆。
安得如白傅。分司閒若仙。是時方自憂不勝封疆重寄。俄拜協辦大學士之命。癸巳春入覲謝恩。面陳衰老健忘。乞留京補簡缺。旋命典會試。出闈仍命總督雲貴。

癸巳是年有兩期喪，無韻語。

甲午

題彩瀛仙府閬水花峯大石屏

此屏正面爲海水波瀾。上有兩層山。凡六十峯。峯多彩色。右山麓似有兩人立而語。前一詩自謂也。背面亦有水波。上有一峯。峯有花樹倒垂坡上。似有一人立而看花。亦有彩色。後一詩悼亡也。

絕似雲屏設色鮮。瀛洲列屋盡神仙。不知可有閒庭館。靜掩花龕待樂天。

本是仙源第一家。境邊紅杏水邊槎。奈何早向西池去。獨立瑤峯看落花。

對景題兩石屏

遠嶺蒼松蕭寺。晚烟黃葉村莊。嶺外秋陰尙重。村前半有斜陽。

平抹半江秋水。横皴三疊松巒。驀見點蒼仙畫。妙於南宋欽山。馬遠

題點蒼山畫仙人石畫象

仙之人兮多如麻。誰知點蒼山裏有畫家。人間山水畫不盡。並畫雨雪烟雲霞。更將片石自畫象。吾忽得此詫且嗟。仙人雙目睛炯炯。體胖衣博如袈裟。手抉石髓白如玉。丹青六法相紛拏。能役甲丁使出力。縛

東魑魅皆無邪。石後負肩一力士。宛然韓袴兼鞾鞦。又有一人撫掌立。頂上冠似青蓮花。最後小鬼具手眼。似亦助力非揄揶。此乃仙人現身處。豈爭董巨荊關誇。若非神巧能造物。安得鍊五色石如皇媧。

點蒼山石。具四代畫法。百種色澤。故余謂非仙人不能。此石方不滿尺。中有一老人。遠望則面長多鬚外向。或視右睨。近視則成仰面左則向石之象。手抉白石。似作畫者。兩目炯然。有黑白睛。有口鼻。鬚不長而白髮遮右耳。頭有軟巾垂於肩。體胖而衣深。皆綠色。膝以下在青雲中。手色白。手之下似有丁甲小神欲肩抵石。兩髀及後衣甚明晰。其後又似有鬼神者二。亟寶藏之。以誌奇幸

題雙仙畫石圖硏屏

誰剖蒼山白石開。丹青點染費仙才。畫仙更覓詩仙助。並誇青鸞紫鳳來。

改造與春樓

滇署宜園北之與春樓。康熙戊辰。范公承勳建。樓前香雪齋。乾隆癸未建。樓爲齋屋林樹所遮。罕登眺者。道光十三年。樓欹壞。東架更朽。十四年秋。余修正之。改造東架向東且高之。於是盡覽城東金馬諸山。且避西風。看夕照。迎皓月。賞雨雪。皆成勝境矣。

西園碧雞臺。昆華皆可望。東園有北樓。林屋相蔽障。我改樓左楹。轉之使東向。城郭猶周迴。雲山忽空曠。登樓縱目時。此懷與之放。

十尋雙古柏。久在樓東旁。登樓不相見。柏亦徒面牆。今茲東閣開。當面森清蒼。一榮而一枯。未免傷中腸。

子山賦枯樹。安仁乃悼亡。樓雖名與春。未與春相遇。今茲向青陽。始將與春赴。山郭明朝暉。羣山雜雲樹。昔人未了情。留與我來悟。一百五十年。此間亦有數。題小聯曰。東向起樓臺。看晴雨得宜。豐山無盡。上層安几研。使文章皆靜。風月常清。

露筋神祠

祠在邵伯西岸。余家祠墓在甘泉僧度橋。橋値祠西。與祠隔湖水二十餘里。晴時立珠湖草堂。可東望而見也。元旱年家居。及歸揚督漕。常拜祠下。近年侯官李蘭卿觀察彥章修神祠。徵詩。敬賦一律。

貞跡記高郵。崇祠更建樓。碑文傳海嶽。祀典著邗溝。隔岸近鄉井。分風扶漕舟。庇民兼利運。神福接湄洲。湄洲乃天后故里。漕舟過露筋祠。卽上天后閘。

雪浪第四石

方徑二尺一寸。下方有圓綠色石磯。磯上則驚濤白浪如聞噴聲。此雪浪第四圖矣。

亂石起伏成蒼磯。清流忽觸踊水機。狂瀾怒激雪花白。軒然大波磯上飛。此是雪浪第四石。更歎巨幅如門扉。立屏欲倣蘇學士。妙繪又見孫知微。高山流水縱有志。喧搏如此琴難揮。雪窗靜玩畫水理。乃覺骨

重神寒聲正希。此石留滇省海心亭壁間。

冬日昭通道中

一年農事最關心。較雨量晴直到今。今日金沙江上路。麥苗尖小似秧鍼。

乙未

大西洋銅鐙

予於道光初在廣州。以銀一斤買得大西洋銅鐙用之。蓄油於上瓶。而下注於橫管。橫管之末。安為鐙炷。螺旋之。其光可大可小。其油攝而不漏。輪而不滯。花燼甚少。不勞翦撥。其螺旋之巧。非筆舌所能述也。今十餘年不用燭矣。洋船頗售此鐙。惜知而買用者少。詩以譽之。

泰西之人智。製器巧且精。鐘表最利用。其次銅鐙檠。高祇一尺許。譬如人立擎。屯膏於首頸。一臂伸且平。手指撚棉炷。輪膏使火明。首臂通手指。不洩亦不盈。無烟不翦剔。其光靜且清。勝於巨燭餘。一炷徹五更。照我十餘年。不使老眼盲。足酬秀才時。鐙火青熒情。

題降魔圖石畫屏

方尺餘。中立一佛。袖手披袈裟。左立一鬼。毛面豎髮。手中撒花。花向左斜墮。而反著鬼身面者。皆紅斑。水釋注。阿難在耆闍崛降天魔波旬。吳道子有降魔圖。故蘇詩曰。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

古佛獨立金剛沙。說法曾答庵提遮。魔女來試手撒花。禪智不動持法華。忽然鬈髮變野叉。神力隔石開耆闍。反風吹花向魔斜。魔身魔面紛紅葩。降聶海地鵬怖拏。歸山袖手披袈裟。吳裝道子唐名家。畫仙卽可金仙耶。此石與祜。

命和作　男祜

蒼山文石割且磨。空花變幻雲煙多。掃空破幻具法相。金沙洗出異頭陀。般若堅定石不轉。故眼忽地來天魔。魔力摧壞不可測。欲施雄健先姸和。葉檢水上寶華爛。娟娟妙舞成青娥。散花不著花自落。立見煩惱消三摩。須臾變態作恐怖。百千頭臂撐嵯峨。豈知雄姸本一色。天女便是阿修羅。精誠入石復出石。向壁作畫非蹉跎。山雲曾學吳道子。題詩必索蘇東坡。況神力指衆香國。名山處處溯釋迦。一片石付法眼藏。魔兮爾奈阿難何。

偕文相國孚奉使易州。有詩見投。卽答一律。

廿載論交契。多從奉使時。曾同山西河南廣西兩次鞫案 飮同晉源水。棲共桂林枝。東閣初聯步。西山復並馳。高懷彙雅度。吟和雪窗詩。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入都憶昔廿三歲。屈指於今五十年。北闕恩光思不盡。南城景物看依然。春初又作茶中隱。地僻休邀竹外賢。秖是披圖還攬鏡。老臞那似六旬前。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春風如此是榮華。四十年前借住家。拚取莊周盆內水。洗開眼淚再看花。

萬柳堂僧覺性。折花相遺。云是余所栽者。

老僧折送好花來。道是昔時余手栽。數十年前舊桃李。春風秖有幾株開。己未門生。今惟湯冢宰。史大司寇。貴大宗伯。白大廷尉。毛副憲。數人。

每奏事到園。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頗可清夏。

北沼園新綠高軒歛集賢。晚涼初吠蛤。夏淺未鳴蟬。已秀連畦麥。初栽出水蓮。柳陰遮落日。選石坐清泉。

丁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似此招提境。何殊隱竹林。重來清遠地。陶寫樂哀心。計我分衰壯。一身成古今。風前七松樹。還作老龍吟。余于辛亥壬子間。與宗室瑤華道人、蓮筏方丈在此作詩。寺有大白皮松七株。蓮筏號七松樹下老人。

七松如故。而今方丈乃蓮筏五代徙矣。

仲夏辦八旗軍政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春花落去綠陰涼。午影何妨到曲廊。拓起虛窗閒坐久。薰風吹送棗花香。

北園老樹擁虛亭。樹外西山晚更青。飛盡柳花無覓處。眼前換得一池萍。

夏日雨晴。題霞天急雨石畫硯屏。

近嶺蒼蒼夏木叢。遠山罩日映霞紅。一天急雨飛騰後。半面斜陽變幻中。風掛白痕尙銀竹。雲收翠影欲紗籠。世間無此丹青手。石畫方屏是化工。

阮公墩

余在杭時。濬西湖。曾於湖心積葑成堆。數十年後之濬者。加積之杭人呼之爲阮公墩。又栽桃柳。近又建亭。題圖一絕句。

三十餘年老葑堆。小亭花柳幾時栽。一墩自向西湖出。不似王家爭得來。

快雪時晴石畫研屏

今年天早寒。初冬雪已快。三夜白盈尺。及晨寒氣殺。開軒天乍晴。朝陽滿窗曬。忽憶時晴帖。合此石中畫。摩挲雪林圖。玉煙透光怪。狄家古石屏。詩留山谷派。晉帖及蘇題。一段好詩話。若更評丹青。應下米顚拜。

石屏上有翠林。下有雪氣。左方又有初陽紅色。照日透明。雪氣盎然。昔秋詠有雪林石硯屏。東坡詩。有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煙林之句。山谷和詩。亦有翠屏臨研滴。明窗玩寸陰、之句。此石余既刻雪林二字擬之。又摹快雪時晴字於上方。翠林畫意。酷似東坡詩意。丁酉十一月三日雪晴玩題

戊戌

後齊侯罍歌

昔嘉慶乙亥作齊侯罍歌。所釋銘文。鮮發古義。今戊戌初春。福兒拓取新本來。玩之。識出此器爲韶樂夏舞而作。已快意矣。何編修紹基又識出薑字。必子疆也。甚確。余因此又推左傳武子。即史記武子開。即世本之亹。亹門通借。門名開字也。杜注誤開疆爲一人也。亦快意。因效蘇東坡石鼓歌有字三十韻。作後歌。

我家廟藏齊侯罍。其篆三田下無缶。陳桓孟姜及南宮。知是作者孝父母。洹子孟姜字。極明白。定爲陳田之器。我昔歌詩列衆器。祝鼎號鐘戊虎卣。廿四年來吾老矣。還向家鄉重搨取。茶煙一榻觀古文。當年識出韶夏否。戊戌識出大樂韶夏舞。韶即銘中紹字也。陳田歸齊磬樂傳。應習虞韶成以九。孔子適齊方作韶。謂御驪車郭門趨。倉荀切。孔子至齊。韶樂方作。至郭門。一兒挈壺。行端心正。孔子

謂御車趨之見說苑。銘中二玉又兩壺。將毋一兒挈壺走。在齊太師學三月。史記作學之三月。子語魯太師樂。而在齊則學之太師。正是此罍鑄成後。韶夏綴舞逬天子。齊侯知禮命姜婦。大義雖見銘文中。未問鑄者爲誰某。事湮世遠那得知。計歲二千三百久。道州門人忽來說。䇲篆兩見許部首。說方䇲爲部首。从古文之䇲省。桓之子䇲造此器。必子疆也名未朽。何氏謂䇲省爲墨。墨疆說文相次。黃黚疆上也。我乃豁然大稱快。酌彼罍宜飲之酒。我思䇲也爲子開。冉豎射之巳中手。左傳昭二十六年。武子無名。史記曰武子開。余謂世本䇲與門同。子開名也。別有君子不敢亢。白皙鬒鬚眉甚口。元凱誤合爲一人。兄弟不分混美醜。杜氏左注。誤合開彊爲一人。所以解此段皆誤。余謂射手失弓者。䇲子開也。君子白皙者。䇲子彊也。卽禱器人也。我因開疆分辨之。美又善也臣節守。豈有作器而犯上者。誓大司命爲何事。必感育嫣保忠厚。銘中言誓于大司命。開孫御鞅不黨恆。能諫簡公擇左右。鞅爲壐孫。見索隱引世本。鞅諫田監宜擇左右。簡公悔不聽。見史記。戾哉惟乞及子常。兩代犯君施釜斗。釜斗見史記。董子心正行尙端。君子豈非仲尼友。肉味不知鳳不至。請討陳恆麟獲藪。此罍世世子疆家。秦漢以來誰授受。春秋論語在此罍。雷回回兮雲亦糾。直至大淸逢道光。始有人爲古人剖。如聞齊侯作徽角。如闢孔牆識蝌蚪。吟想鬚眉如畫圖。左不云乎君予有。會須君子鼓鐘來。鐘鼎之間此眉壽。鼓鐘眉壽八鼎皆銘中語。

予告歸里。敬遵恩諭怡志林泉。謹賦十韻。

徵禮當懸車。載恩還泛舟。槐陰已退影。柳質先知秋。新霜發潞水。小雪歸揚州。健僕扶病足。鄉人瞻白頭。庿序拭鐘鼎。墓道披松楸。護暖臥經室。延曦開選樓。卻掃慎淸儉。余于嘉慶九年奉諭。阮元有守有爲。淸儉持躬。今年兩奉淸愼持躬之諭。散帙閒校讎。舊刻之書有誤。暇可校改。性節今勉彌。志怡誠逸休。繩床得靜坐。籃輿偶負游。出城卽綠野。林泉非遠求。余家珠湖草堂。久沒于水。城宅無一園野無一堂。惟城外桃花庵。谷林堂。雙樹庵等處。尙可以椅轎負遊。僧不拒客。則無異我之綠野也。

歸田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將軍釣游地。舊在草堂東。爾我同蹤跡。原隨一短篷。珠湖草堂。乃先祖釣游之地。自余去湖後。不見甓社珠。惟有青天月。照我無時無。我偶一歸里。試放射鴨船。此船付與弟。曬網菱湄邊。余昔督漕過揚。有珠湖射鴨匾。自我去嶺表。弟終理釣竿。三十六陂外。菰蒲秋水寒。道橋復相見。草木生光輝。出處偶相校。軒因題夕霏。余昔出京便過北湖。題祠旁書屋曰夕霏軒。用宋人行沙弄夕霏句也。

洪湖屢泛濫。白浪沒珠陂。爾縱號漁隱。飄泊亦可知。連年湖水淺。笭箵魚蟹多。不買竹林醉。月明張志和。

蘭泉蒲褐老。三泖有漁莊。我曾慕湖曲。斯言久不忘。昔王蘭泉先生有三泖漁莊圖。余頗有暮年若許歸湖曲。學畫漁莊到七圖。之句。

君恩浩如天。許我怡林泉。隨爾北湖去。煙波娛暮年。四十年名士。於此多詠題。喜有書數卷。叢話擬苕溪。此圖自秦小峴顧千里。以下題者數十人。弟號昔卷。著有瀛舟筆談。宋胡仔有苕溪漁隱叢話。

叢書集成初編

揅經室續集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